韓忠獻公遺事
清敏公遺事
豐清敏公言行錄
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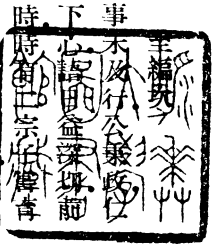
韓忠獻公遺事

強至編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海及歷代小史皆收有此書百川宋本故據以排印

韓忠獻公遺事

宋　羣牧判官朝奉郎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強



公自定武入爲樞密使。時仁宗嗣位未立。公請置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默存其中。事未及行。公薨。仁宗倦勤甚。勢漸逼。更不暇置內學。每進對罷。卽論太子天下本。不可不預立。以繫天下心。請無深拒。前後不可勝數。仁宗終無一言。不喜亦不怒。公患之。他日仁宗忽顧公謂朕亦有意多時。時[illegible]宮中。公乘其意動。急叩之。謂二宗子。陛下必亦自能見其孰聰明。知否可屬大計。仁宗以英宗爲言。公卽將順。以彼一人便若幽厲。語更不及英宗。乞降聖旨劄子。權判宗正司。後兩府通簽御劄。張昪太尉見之懼。深罪公何不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繫社稷。陛下不可錯。上徐曰。此事與相公經商量來。昪下殿至中書又詰公。公曰。此甚入思慮來不錯。昪退。公笑曰。若與之素議。豈不壞了事。後英宗畏避。不就職幾半年。竟以事迫便作皇子。仁宗彌留。英宗卽位之次日。疾作不能視朝。慈壽攝政。疾每甚。卽獨召公。責曰。相公自看取。公謂不須如此。但服下涎藥自無事。公嘗藥以進。英宗怒以藥覆公。公徐進藥而退。慈壽一日又獨召公入。英宗疾甚。直視二王。謂公曰。何不立長君。此輩做不得。相公錯也。公退立俱無言。慈壽一日又謂公。人皆謂錯。公曰。不錯。慈壽怒曰。文字滿前。後雖大臣亦有言者。公力開陳以爲不然。卒能翼清躬。復大位。皆公力也。英宗寢疾時。公一日進對罷。謂慈壽曰。上疾須太后護視。若上不豫。太后亦未得安。慈壽怒曰。相公是何等語。當時同列皆謂太峻。退至中書。往往責公。公曰。諸君不思耳。兩宮素相疑。彼又

內事皆在手。天性既薄。若狃於權位。搖於閹宦女謁之言。或有不測。何以禁之。衆服其遠識。後覘宮中。果調護日益加。上後疾愈。慈壽不肯還政。公每進對。卽歷陳前代母后之戒。懼位不可久居。必有禍。必嘗觀知之。后曰。婦人豈知覩史。慈壽色勃聲厲。前後以十數。他日復謂若復辟後。禮數必有加。不敢損。如不然。臣獨當責。慈壽曰。此言何足據。慈壽一日忽謂公本欲且管三二年。教養疾。相公乃如此。公乘機力陳上前日出祈雨。應萬姓亦皆知上無恙。天人如此。不可不還政。次日遂批出還政。英宗既臨朝。公請加慈壽禮數。英宗曰。相公休奬縱母后。公曰。慈壽也。始深不肯放下。臣誘以利害。動以禍福。僅能復辟。彼遺太山之重。陛下乃惜一雞子之輕。英宗尙遲疑。富公在其旁。厲言曰。何啻太山。議遂決。卽遂建慶壽宮。歲時稱聖躬萬福。出入加儀衞焉。

人有以使永昭陵後公不退爲問者。曰。是時英宗始立。疾作不任事。慈壽懷二三。時在永昭。一日遣一近璫小封親札。諭英宗狂惑等事。問相公如何。公報曰。若言語無節。慈壽既云未定疊。未定疊。人言何足恠。他日復遣使見逼甚。公曰。只乞與曾公亮已下商量。曾公輩果不敢當。皆云候韓琦回。公是時既使回。且正內變矣。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爲太后既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於子母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必由此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己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慈壽由此語塞。不復出口。琦是時豈暇自顧進退之分。未幾英宗上僊。今上卽位。一日遂懇辭位。上流涕謂相公欲何之。琦一日又盡持四方士人見責不退書。開陳以謂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上又流涕不

語請益堅他日忽宣諭已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虛冢席以待故除兩鎭有衰衣待還之語公復進見謂制語太過使臣不得安外乞改之上不許遂之相復移雍上使諭之只候西帥回召既而召見埼是時已知不可爲堅請還相次改北門事由此分矣仁廟疾欲立英宗時允弼最曾屬心頗不平且有語一日仁宗疾亟英宗已立親王皆入後殿國朝制度嗣天子卽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公是時先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皇子卽位大王賀允弼問皇子謂誰曰某人允弼曰豈有圍練使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烏用宰相遂循殿陛上公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皆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英宗立數日百官朝哺臨兩府立殿兩廡上垂簾英宗忽疾作厲聲大呼謂殺某二府愕視不知所處公獨投杖褰簾而入見上乃疾作非有他變宮人壁後遁去不敢前公乃扶上呼左右翼入時曾公已下皆汗浹背以事出不意也

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愕然亟告公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其遠權知變如此

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告於公公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

英宗卽政公以其勇智不奇出可與有爲乃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俱缺落不完補綴僅能識其字畫皆經國長算之策如取太原下江南伐犬戎付中書之類編成十餘軸一日袖進英宗一見之不覺避御坐是時同列皆謂公有不言教萬乘事業後上僊公哭之慟曰何事不可爲

今上初卽位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諭及高后與上不奉事意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敕中貴俟報公但曰領聖旨一日入劄子以山陵有事取覆乞晚臨後上殿意他公莫與既見謂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說破只是不可泄上今日皆慈壽力恩不可忘然既非天屬之親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燒之若泄則讒間遂開卒難以合上唯唯後二宮相歡人莫能窺其跡

仁宗靈駕欲到永昭陵葬且有日道路妄傳皇堂棟損有司驚駭不知所出公至鄭始聞時諸使見公鈞公旨皆欲不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若違葬期侈所費此責猶可當亦無可柰何若苟且掩之後有壞覆人主致疑心臣下何以當責一坐爲之歎息服其不苟處事必盡識且及遠既到皇堂棟乃不損

熙寧中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陛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然問仝陵何如公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答公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一仝陵答楊忱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也

太宗眞宗嘗獵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于石公留守日以其詩藏置于班瑞殿之壁既成或請打石本以進公沉念謂其詩有衞霍爲鷹犬及有復山後之意恐益啓之遂止後子華守北門首獻焉

有問公以郭達衆人皆謂出公力。公曰。此等事非人臣得專。須還他主人。若用人是。則將順。非則開陳。何謂某力。始英宗欲用郝質在西府。公謂質固得。但二府論道經邦地。使一黯卒處之。恐反使不安。如狄青才業爲中外所伏。一旦居此。議論卒紛然而去。愛之適所以害之。英宗沉吟久之曰。如此則用郭達。某之以郭達粗勝質。遂然之。既阻其一。又阻其次。不可。王陶遂見誣以引往年之厮役。又曰。此事唯趙少師知之。是時同議以爲太蹤等當近下安排名目。遂有同簽書之號。公嘗言。范公一日見王沂公。謂宰相當顯拔人物。爲朝廷用。自丞相當國。明公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耶。若恩盡歸己。怨將誰歸。范公恍若自失。退語公曰。眞宰相器。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本朝惟師服王沂公。又嘗云。若晉公點檢著。亦有未是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不知公摘晉公何事。恨未聞之。或問公威克厥愛允濟。如潞公臨大事全是威何如。公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也。然有不須威而能濟者。觀公意豈以德不足者必待威以立事耶。古人謂鵰鶚百鳥望而畏之。鸞鳳百鳥望而愛之。其服則一。其品固相遠矣。

公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爲本。其弊猶恐爲胡廣趙介。以胡趙自處。其弊可知也。此可以見公出處大節之本。

公嘗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太原士風習射。故民間有弓箭社。某在太原時。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備於其間。後宋相繼政。頗著心處之。下令籍爲部伍。仍須用角弓。太原人素貧。只用木弓。自此有賣牛置弓者。人始騷然矣。此蓋出於有勝心也。

公嘗言眞廟議配享。淸議皆與沂公。不與申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丁寇立朝。天下聞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萊公也。聞一不善。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下善惡事歸焉。人之修身養心誠意不可不愼。公謂沂公爲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爲賢宰相。其品何如。公謂申公爲相。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己。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公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而後國家可保。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敢問二公孰賢。公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公謂論性之極不可變。君子愼言。恐廢其學。然學者要在隨其性以修。至於成德。皆可入聖。若不揆性而遠求。恐其反喪本。終亦無所至。不可不知。

公謂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富、范、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及其極。君子消退。巨公大人有不能出力救之者。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一日王君貺見公。謂稚圭不如拔出彼黨。向這下來。公曰。琦惟義是從。不知有黨。君貺不悅而去。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士君子立朝。不可不如此。

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於公。公指數事爲非。其一。太祖時嘗惑一宮鬟。視朝晏。羣臣有言。太祖悟。潛伺鬟方酣寢。刺殺之。公曰。此豈可爲後世法。已溺之迺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嬖。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淸識。

公執政。臺諫有言。訴不當理。或涉浮薄。害風教者。皆密封之。終不示人。呂誨趙瞻濮園得罪。御批與廣南別駕。公力陳與善地以來言者。人謂公性恨有仁義。

公平日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入麓入細。乃經綸事業。今皆只可當一面才也。

公在相臺。作久旱喜雨詩。上句言雲動風行雷雨作解之事。斷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卻斂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眞做出相業也。

公在北門。重陽。燕諸漕於後園。有一詩。一聯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事事尤著力。所立特完。又作喜雪詩。一聯云。危石蓋深鹽虎陷。老松擎重玉龍寒。人謂公身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爲詩用意深。非詳味之。莫見其指。皆此類。

劉御藥好收古畫。多求諸公跋尾。數策上有金書字。悉上筆。餘三策。公卿多題于後。劉到北門。宣公出書策。謂獨未得公數字爲恨。公題云。觀畫之術無他。惟逼眞而已。得眞之全者。絕也。得眞之多者。上也。不得其多。非中卽下矣。持吾說以觀劉氏之畫。其可逃乎哉。安陽憑叟病中題。（一本云。公堅請宣相。上使劉問。）人謂此術不獨可觀畫。亦可觀人物也。諸公題皆論一時。公獨兼之。

有問彥升材品於公者。公曰。戇直而且忠於人。然過涉滅頂。非伊分上所有。或問之。爲其膽力薄。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

或問君實晦叔天下所屬望他時入用何如公曰才偏規模小問晦叔平日曰今日迺是平日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均以誠往往爲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謂公待人誠則皆誠但有深淺以明濟之也豈可以爲小人不待以誠耶皆歎以爲不可及公平日奬進人物極博至心許者不過一二人多是與人長忘人短而用之人謂太濫其實胸中不啻黑白在北門一屬官小有才不知道公多委以事人謂公眞許之他日或問公曰某人但愛任術所爲不悖篤大中其弊

公爲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不相與師魯於公處卽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言遂無事不然不靜矣

公論爲善其初往往能持久而不變爲難計日計月而爲之者甚多矣

公語小人害君子如蜂蠆之毒物違之正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

公云臨事若慮得是當剖定腳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如此方可成務又云孤忠每賴神明相助幸而多有成其至誠自信如此孔嗣宗任河北憲司農召議役法別公請言不答請益堅公曰故舊不當無言此行但爲河北說得些衆人不敢道底意思足矣嗣宗臨上馬又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嗣宗歸不悖者數日終不能自已吳長文子璟素以堅挺有器節稱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爲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

趙君錫被召別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正爲今日此若不錯餘不錯矣終不語及他事又請云若上問某

事以何對。公曰。此則在廷評自處。

李清臣平日於公前多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降斥異論者。李進取頗持兩端。公因書開之曰。比來臺閣斥逐紛紛。吾親得不少加定力乎。公之善喻人如此。

公言狄青作定副帥。一日宴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疎訐。時優人以儒爲戲。易勃然。謂黥卒敢如此。詬罵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溫然。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之。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量。

李師中爲布衣。父坐鎭戎退陣當斬。公馳至鎭戎。以賊衆我寡。非諸將罪。且欲戮其爲首一人。師中父在貸中方請于朝。會師中赴南宮試。遂上書論公募民爲兵。往應賊大擾。乞斬公以謝陝西。既不行。後有疑公心。執政有請勿害師中者。公笑曰。彼是時以子救父。豈可加罪。人聞之咸服其公恕。然而師中終未之信。後擢爲兩制。師中方愧服。且深謝之。

公兄爲泰倅。孫元規爲司理。當薦之。公遂拜元規書問。未嘗踰時不講。後公爲西帥。兵敗。元規領言責。深議公罪。朝廷知罪不在主帥。少責卽復。自此元規懷公。書問遂絕。公一日以書問元規。平日事契如此。若以伯氏嘗薦而後見攻。此乃韓厥之舉。若某當言責。亦不爲元規隱。此何待某之不廣。願公勿疑。元規亦疑之。終不講書。公秉政。頗以公有害己心。後起廢爲慶帥。元規過闕。乃泣見公曰。汚眞小人。公知汚。汚不知相公之德量也。

公與婁潏有舊。數到大名于公。公待之厚。或以潏爲公言者。但曰。人材難全。公以恩及人。無求德心。故所及者廣。所感亦深。平日非不知人之欺。終不別白。能受其欺。賤官因事爭於前。每及已之誤即受之。事行其直者。不主已爲是。若稟事嘗計觸。非而卻之。異日復稟。終不以前日芥蔕置於心。亦惟是從之。

公因論退日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公每聞新執政用一人。嘆曰。放上則易。放下則難。公嘗戒人不可以任性。當臨事有所裁處。方不失中道。公言王文正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家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公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爲善。終亦不言。

公因語章相在北門。頗姑息三軍。公曰。御軍自有中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

公言富公爲鄆倅。沂公作安撫使。一日。謂富公曰。即日當某位。富曰。不敢當。沂公曰。然。進則易。退時難。公言仁廟御批。朕曰。韓琦富弼范仲淹皆公議人望之所歸。凡所議事。仰章得象杜衍已下。公心協力行之。文正家藏一本。一以與公。今尚存也。

公在相。舉答詔文字與孫貫。貫謂臣不密則失身。莫且當孫順。公曰。事至此。忠臣義士亦不顧。若顧之。言不可出口矣。

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也。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其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是不是。己是則是在我而非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公言始學行己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汚。方是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容矣。

公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世人。

潞公在西京府。人有以魏公進退諷潞公者。潞公曰。彥博豈可以望韓公。韓公地位別。某則有些麄材。蒙朝廷擢備兩府耳。人頗與潞公自知之明也。所以歐公平日少許人。惟服韓公。嘗因事發嘆曰。累百歐陽脩。不足望韓公。

公謂歐與曾同在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

公謂大凡使人爲善。須就其性中做。性中若無。雖強之終不能從。

公謂劉家今雖少淹。異日反正當作第一第二等人。然更且固窮。保名節。公曰勇且習。石曼卿直方外之士。

定卒惡米陳。執籌不請。公爲帥馳入倉。郡卒前訴。公懷中出一裹曰。某亦請此米。朝廷置此米一斗價八錢。今雖陳下。亦不失四錢。適皆自汝扇搖。公命戮數卒於前。公巋然不動。一軍股栗。公平日恂恂如不能爲。臨事制變如此。

豐清敏公遺事

李朴撰

本館據小萬卷樓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豐清敏公遺事後序

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其辭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爲於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學立其本。而徒恃其意氣才力之盛。以能有爲於世者。蓋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令之美。議論之壯。節槩之高。一時之間。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於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則什百之中。未見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故禮部尚書綿雲清敏公者。其眞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養氣而脩諸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心。是以爲子則孝。爲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拂士。所爲低回遷就。而詭辭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誦言。無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切。所以不諧於時。而卒驗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及其出而賦政于外。退處于鄉。以至流放轉徙於荒寒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歿于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歉。是非所謂原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孔子之歎。孟氏之言。於是而益見其不我欺矣。熹愚不肖。生長窮鄉。聞公之名而鄉往之久矣。獨恨未能盡得其行

事之本末。前年公之曾孫中散大夫誼。持節南來。亟往請焉。大夫公乃出是書。而遂以其序見屬。熹不得辭也。因次是說。以附于章貢李公跋語之後。雖於公之懿德馴行。剛毅大節。無能有所發明。然使讀公之書。而仰高山。行景行者。知循其本而用力焉。則亦世道人材之一助。而非獨爲豐氏之私也。大夫公清苦廉直。勤事愛民。屢爲刺史二千石入居郎省。皆有顯問。然多不得久於其官。蓋有公之風烈云。紹熙二年夏四月戊寅。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軍州事朱熹序。

豐清敏公遺事

宋 李 朴撰

公諱稷。字相之。明州鄞縣人。登嘉祐四年進士第。公始弱冠。以進士求鄉薦。主司以丈夫不屈威武爲賦題。試出。同舍生各誦所程文。自矜揚以爲得意。公在下座獨默然。人或易之。強公舉似。公徐誦之。衆聞小賦已愧折。至使秦完璧高風獨揖於相如。阨廣持旄。壯節自全於蘇武。滿座大驚。衆乃謝曰。君魁薦必矣。徹棘果首冠。始仕主蒙城簿。書詩宋莒公鎭亳。聞公名。屢以問郡寮。衆勉公獻書求知。公終不徑。莒公益器重。公亟召置之郡學。俾講授諸生。欲薦之朝。乞召爲直講官。會莒公薨。遂寢。爲襄州穀城令。縣居漢上。號劇邑。富貴豪族聚居。前令鮮能以苟苴自潔。公獨以善政公平稱。曾子固韓持國相繼守襄。皆深奇公。與爲筆研友。不以諸吏待之。時兵部侍郎葉康直宰光化。亦有能名。襄陽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直如衡。持國嘗曰。豐葉二令。他日必皆清近。丁太夫人憂。居喪自毀。幾不能勝杖而後起。疏食徹味。逮禫除。始復常。安厚卿安撫河北京東。辟爲屬官。同列往往務矜肆。過飭輿馬。淩忽州縣。公獨不爲表襮。每單騎。挾以一卒。所至躬見父老。延問疾苦。接官吏盡禮。人皆歎服。厚卿於是益歎重之。使高麗。因以爲書狀官。涉海大風折檣。舟幾覆。衆惶遽莫知所爲。惟公神色怡然。厚卿握公手曰。有諸內者必形諸外。於君見之矣。君未易量也。在選調幾二紀。不求薦章。人鮮知者。自高麗還。厚卿與副使陳子雍睦言諸朝。乃改著作佐郎。改秩。選知封邱縣。爲畿邑。若素權要請託。公亦不峻拒。第直其情。取平於法。終不以人爲重輕。

人亦不敢干以私。民吏畏愛之。會御史中丞李資深定薦公可爲臺官。召對。敷奏稱旨。神宗嘉之。且問公曰。卿嘗往高麗。海中風波何以不畏。公對曰。巨浸連天。風濤乃其常。然商舶往來尚絡繹。況仗朝廷威靈。豈復有畏。上又問聞卿知佛教。其理如何。對曰。佛者覺也。覺則無所不了。如陛下天縱生知。故能灼見天下之務。其理正如此。上笑曰。卿言是迺曰。大臣薦卿清脩儉直。宜爲御史。卿退即有除命。翌日拜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王安禮自潤州召知制誥。公言安禮守潤。所爲不法。及飲宴刁約家。因誘其二婢辱之。淫邪不可侍從。章累上。不報。已而安禮遂遷翰林學士。公復言安禮罪當譴逐。陛下置而不問。今又躐等超擢。實內結近習。不知悛畏。臣言如不用。願黜臣以勵風憲。章復上。上命宰相王文恭公言。諭公曰。安禮事誠聞有之。然朕以其兄安石有功朝廷。今閑居江甯。昨遣其弟安上爲江東監司使。照鄰之。乃與孫珪爭論。停廢在家。今若行遣安禮。恐無人照管安石。朕當戒約之。如不悛改。當如卿所奏。祀神州地祇。公爲監祭。言獻官賀某昏耄跛倚。非盡敬意。且某除守華州。觀其老甚。必不能當承宣之寄。願令歸老。某以宮祠罷。王文恭公子仲煜以姦汚爲有司所劾。公言王珪備位元宰。不能肅正閨門。使其子所爲若是。何以糾正百官。宜從罷免。章惇參知政事。御史朱服言其與周之道請託事。詔公劾實。公分別是非。論列曲直。不爲子厚地。惇坐出知陳州。知秀州吳安世以賄濫得罪。公言本路監司葉義叟、孫昌齡、胡宗師、朱明之等嘗論薦安世再任。蓋安世宰相吳充之姪。義叟等意懷阿附。以汚爲清。以偏爲平。何啻指盜跖爲伯夷。乞併按其罪。公爲御史三年。彈劾不避權要。神宗嘗謂諫官舒亶曰。豐稷論事最誠實。公益感勵。執政忌

之。會高選館職。遂徙公著作佐郎。在館逾年。遷吏部員外郎。時王安禮方爲右丞。公嘗搏擊之。引嫌自列。詔不許。章三上。乃罷新命。提點利州路刑獄。公在利路。會軍帥王冲。刼略商號金洋間。有旨陝西與利路京西提刑。督捕盜官擒捉。久未獲。詔促限愈急。公躬率巡尉。扼截險要。至踰時不歸。解舍冲與其黨。欲度漢中而公以兵阻隘。卒不得西。遂爲險軍所擒。哲宗卽位。徙成都府路提點刑獄。西蜀繁富。風俗華侈。摸石藥市等會。士女駢集競爲奢僭。帥守監司往往勉徇其俗。謂不如是必召亂。公至。適冲元爲帥。章質夫孫亞夫皆爲漕。俱以簡儉稱。一時會遇。燈火蕭然。蜀人歎服。其俗頓革。爭寫爲圖畫。以爲宴集奢侈之戒。按刑兩路。於刑讞尤盡心。所平反幾百餘人。察視屬吏。清濁必辨。召爲工部員外郎。未踰月。用中丞胡簡、脩公宗愈。侍御史王明叟覿薦。復爲殿中侍御史。蘇子由當制。有曰。有德者必有言。爾頃爲御史。直諒不私。人以爲公論。公疏言。陛下明足以燭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式刑文王之典。成王所以賢。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古今之大患。帝王之深戒也。願陛下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一動於深宮之中。思所以爲則。於四海之內。一言於細旃之上。思所以爲法。於千載之下。則教化自行。習俗自美。中國既安。四夷誠服矣。夏國主秉常死。詔遣起居郎劉仲馮奉世爲冊使。立其子乾順。會宣仁垂簾。坤成節上壽。而乾順違故事。不遣使者。仲馮遂出境。公劾仲馮。且言昔元昊嗣立。楊告爲旌節使。元昊初設席。自尊大。告遷坐就賓位。以抗之。終不少屈。後郭勸爲起復使。所遺百萬悉拒不受。逮慶歷中。內款自新。及諒祚立。朝廷遣冊命。而夏人方圍慶陽。知延州程琳止詔使於

鄜州曰。夷狄貪此。可緩慶陽之難矣。乃具禮幣賜予之數。移報之。果喜而迎册使。且解圍而去。今誕聖之節。萬方來賀。乾順輒失臣禮。奉世徒利其賂遺。不顧國家大體。擅入其國。宜按其罪。章數上。未報。會公遷右司諫。表辭。因言兩對清光之下。具彈册褒之非云云。而仲馮遂以贓論。荊王楊王。當元祐初。尊寵莫與比隆。嘗令成都奇路走馬承受造錦地衣。公以白中憲。請率臺諫言之。中憲狐疑未決。公即獨奏劾。以謂二聖節儉。素欲以化天下。而近屬奢侈僭靡至如此。官吏輒奉承。宜糾正其罪以示人。奏對。敷陳不已。在廷皆悚息。及出殿門。監察御史趙侃。時與公同進對。退謂公曰。聞君言。使某汗流浹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是。天下何患不太平。不數日。改國子司業。遷司業一日。薦京西三學官。潁州教授陳師道。潁昌教授鄒浩。蔡州教授晁說之。無不稱。代呂申公時爲相。公往謝申公。申公素寡語言。謂公曰。維寧欲可與言道。居典胄三載不遷。會右史闕。執政進擬。皆未允。詔以公爲起居舍人。中外大慊。哲宗御邇英。謂龍圖閣學士范祖禹曰。卿薦人得如此。可謂不負所學。祖禹拜稽首。上顧左右曰。可賜御書褒賜。讀官因賜左右史。特書杜甫登慈恩寺閣詩以賜公。中書舍人鄭雍使契丹。命公撰其職。數月。絲綸所播。天下傳誦。以爲得西漢體。御史中丞趙君錫等疏言。近日制詞。惟豐稷有古體。公爲右史。踰半歲。將以次遷西掖。會王安禮守成都。以奢縱被謫。執政有不悅和甫者。以公爲御史時嘗極彈之。乃候公入直降制。公務大體。薄其罪。當路不喜。譏謂公昔嘗言安禮。今反顧望。詆爲太常少卿。公力辭乞補外。章六上。頓起謂公曰。盍受命士將以好名譏公。公曰。士顧所行當否。不當避名。會趙君錫等疏。當路亦悔之。公爲少常兩月。執政悔用公。不盡其材。乃遷公爲國子祭酒。時士久以浮靡虛誕相高。自公爲司業。

誘誨斥黜。必當其實。所獎與者。若馬涓、張庭堅之徒。已服衆望。頃之。二人聯中甲科。士益以公爲知人。洎長學省。庠序之士踰三千。莫不望風慕嚮。國子監西門稍僻。聞有潛出者。皆由於此。前是長貳杜關以防。猶不能止。及公命闢門。撤去詗伺。而士莫敢出。呂丞相大防聞之。歎曰。士可以德服。不可以法制。如豐相之可謂以德服人也。元祐六年冬。享廟禮畢。詔用近臣言。回駕視學。奠謁先聖。因命公講尚書無逸講畢。致謝。上宣答。卿問學該博。多所發揮。而賜三品服。翌日。詔兼侍講。儒者榮之。權刑部侍郎。公素以儒學聞。法吏頗易之。及掌邦禁。執丹筆。細大必盡其情。而靡不當於律。以舞文自任者大畏之。方春。苦寒。公疏言。厥罰異常。自二聖臨御。朝廷清明。未嘗私一喜怒以進退大臣。未嘗偏一愛憎以榮辱多士。無煩酷暴政。淫刑濫罰。雖堯舜用心。無以尚茲。何嘉祥未臻。而沴氣斯見。邪豈應天之實未充。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至歟。豈宮掖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中任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以致中外有危疑之心乎。豈同治平初有任守忠詭謀。離間兩宮。而史昭錫王士安之徒。肆姦惡以駭衆聽乎。天道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若不畏懼有以消復。而輕怠簡誣。則凶變必至。願陛下開廣聖德。祗畏天心。延問名臣。思求其故。總正萬事。保合太和。任賢勿貳。而不受浸潤之譖。惠民以實。而不尚姑息之政。言如春陽之温而不暴。動如祥風之扇而不急。六宮和於內。百官和於朝。萬民和於下。則天地之和應。而災沴消矣。館伴契丹。遂爲正旦（或作生辰）國信使。虜中接伴劉霄（六符之孫）。蓋在其國以名臣稱。見公深加歎服。時宣仁稱制。兩宮偕遣使同行者四人。嘗館舍坐久焚香。霄起曰。此香特爲公設也。虜中故事。使者有射弓之宴。公素未嘗持弧矢。

及當宴引弓一發中的。虜人相顧歎服。副使郝某退謂公曰。某世轅門。非不習此。今日見公中的。實非素揣。公謝曰。此朝廷威靈使然也。哲宗親政。詔外任內侍樂士宣等入內。寄資供職。公言。陛下初聽萬機。宜登進忠良以輔聖德。今未聞有所拔擢。而首召士宣等。傷美德於天下。臣切惜之。望留神大禹戒舜之言。若稽仁祖聽治之意。令士宣等各歸本任。仲尼稱湯曰。改過不吝。故能聖欽日躋。爲百世之盛王。惟陛下裁擇。在刑部幾再歲。故事權侍郎二週歲遷待制。公累章乞補外官。上不從。至十餘上。執政謂公胡不少留以應格選。公但遜謝。而乞外愈力。遂以集賢知潁州。自潁而知江甯府。過闕入覲。攝龍圖待知廣州。陛辭。上宣諭云。已除卿吏部侍郎。出自朕意。不許辭免。詔以待制守侍郎。公辭曰。朝廷昨除臣廣東。加以茲職。今既改新命。義不當兼。詔不許。章三上。從之。優詔褒答。其辭甚寵。執政方力排垂簾事。縉紳賢斥者數十人。公亦在睚眦間。而公中立不倚。每正色論議。不少徇從。當路亦不悅。公復丐外。上深惜其去。而公懇求不可奪。乃以待制留守西都。西洛居守皆貴近。大抵務簡略民事。公獨盡心焉。太師文潞公嘗曰。吾閱洛守多矣。未有如公能留心小民利病者也。且曰。公所爲甚似趙閱道。與李及。自洛徙鄆。未至。復守洛。已而改帥眞定。時執政起邊釁。上方議進取。公謝章有曰。假兵護塞。敢忘師帥之能。生事邀功。終匪朝廷之利。執政見之。大不說。會都鈐轄張某。素以苛暴虐士卒。衆積憾。謀因大閱教陣射殺之。前一日。公廉知其狀。祕不發。卽爲檄俾張出按屬州營壘。且督其卽去。張莫知其故。頗訝公。不得已遂行。士卒謀不果發。張乃訴公於朝。謂公無罪捃拾。有詔驗實。公始具其事以聞。詔徙張京東。公猶移帥許昌。不踰月。改南都。南

都地當舟車之衝。例飭廚傳以說往來。雖居守皆貴近。然稍忽是。輒飛謗。公至。自故事當迎餞外。一切置之。人亦莫能怨也。上數欲召公還。而大臣素不喜。更徙西京。未幾復守南都。以眩疾丐知湖州。詔從之。幾歲。改知杭州。在杭凡三年。杭爲東南會府。民物繁富。甲天下。風俗以侈靡自尚。公素以簡儉恬靜稱。始至吏輩以爲公必革奢費。過爲削弱。以取稟。公徐度其宜。裁以中制。民訟至庭。辨析毫釐。聽斷明審。吏不能欺。錢塘人至今誦說其政。宦遊江閩者。多自杭乘舟還朝。常不下數百員。類先權要請託者得之。以故寒士卑官。淹久終不能得。公命以投牒日爲先後。不問高下遣之。士大夫悅服。公厭治劇。數丐宮祠。不許。又求守溫明。優詔不從。徽宗卽位。首召公爲左諫議大夫。先是李清臣除門下侍郎。薦公自代。未幾遂召。或謂公嘗貳天官。久歷藩鎮。今召以諫坡。似下遷。韓丞相曰。昔神宗召趙抃自成都府還。將大用之。故事當更省府。乃但以閣學士知諫院。諭大臣曰。用趙抃爲諫官。賴其言爾。苟欲用之何傷。已而果參大政。今上召相之以諫坡。正用此故事。卽欲大用故也。未至闕。改御史中丞。入對言。邢恕貶辭。不應如此。司馬光呂公著。皆賢臣。直臣不當以爲有罪。上云變改神宗法度如何。公曰當改。上怒目而送之。召爲哲宗山陵儀仗使。靈駕至鄭。道途泥淖。行頗不便。山陵使章惇。欲斬力士。收鄭官吏下獄。公止之不可。遂劾奏章惇素擅朝權。天下憤怒。今又遷怒戮人。怙勢作威云云。還朝。累章疏其姦。章乃得罪。蔡京及其弟卞。在朝廷久。植黨自固。及上卽位。臺諫交疏其姦。未報。蔡與公素無舊怨。公入朝。上未臨御間。蔡越次揖公曰。天子自外服。召公還中司。今日首對。必有高論。公答曰。方覩聖君。不敢以細事聞。行自知之。晚乃彈蔡公。章出。蔡

深憾之。既而陳瓘江公望何昌言等。皆力言未動。公語殿院陳師錫等曰。明日蔡公不出。吾屬何面目以對臺吏。乃自草章。率寮屬對揚。具疏其姦邪狀。曰京卞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爲患甚大。卞雖去位。假京然在職。卑汚失己。無所不至。外結后族。內事閹人。以固其寵。若果大用。上下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墮矣。忠臣寒心。良士痛骨。臣非自愛而憂。蓋爲陛下憂。爲天下賢人君子憂。章四上。上宣諭曰。朕固欲行。卿當更奏。束朝。公退奏書欽聖。具疏其姦。不數日。京遂貶。出公數言。宣仁聖烈皇后。佐佑哲宗。垂簾聽政。多退細小人。沮復進用。遂造爲誣謗。今宜辨明。初上章。蔡京尚未罷。嘗諷公曰。張寂明正坐言宣仁事。卽日罷。意欲以此動公。公徐曰。宣仁有大功於天下。久爲姦邪所誣。穆備位風憲。豈可緘默而不爲辨明。此大事也。雖遠斥所不恨。又疏曰。哲宗皇帝親政。召章惇爲宰相。不能以道事君。用羣小合姦。謀害元祐忠賢。司馬光呂公著等。以變亂神考法度。謂之不忠。不能紹述。謂之不孝。以此激怒先朝。此乃王曾對仁祖所謂儉人惑上之言也。惇以光等變亂法度。不足爲深罪。又編類臣寮章疏。擇其切直不諱之言。與夫陳亂世以諷今者。謂之訕上。謂之指斥。又以言語不足爲大惡。乃持文及甫邢恕之私言。輒誣光等謀廢立爲不軌。按惇當國七年。竊持威柄。禍福天下。勇於害賢。敢於殺人。臨大變。計大事。包藏陰謀。發爲異議。陛下尙優容之乎。祖宗怒之久矣。今付陛下震之。上帝怒之久矣。今命陛下誅之。陛下何憚而不果耶。又言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章惇。昔在相位。變亂名實。顚倒是非。拔擢羣小。布列中外。大明繼照。羣陰廓開。俊傑彙征。姦回竄伏。安惇、蹇序辰、放歸田里。呂嘉問、路昌衡、分司外地。范鍔、張商英、吳居厚、落職降知小州。

惟林希、徐鐸、葉祖洽、未見施行。希助惇爲惡。布在王言。掩宣仁聽政之明。蔽永泰知人之鑑。鐸編類章疏隨惇好惡。爲之重輕。存沒名臣。橫遭貶竄。祖洽觀望惇意。欲擅元豐之末命。輕奏王珪。圖危正統。議罪麗罰。宜不在安惇蔡卞之下。又言史官脩神宗實錄。僅二十年。輒以王安石家日錄亂之。置而不問。脩哲宗實錄。事未類筆未下。議者謂徒爲謗書於後世。而相與依違不決如此。則何以取信於天下。願選擇史官。申飭成書。公自建中靖國初入朝。論列獻替不一。又數言近習之非。權貴已不喜。會除錢遹爲殿中侍御史。公言遹回邪不可任風憲。乞用陳師錫。如必用遹。臣請先罷。詔出遹湖北提舉。除陳師錫殿中侍御史。諫官陳瓘以言事貶。公使子弟出城慰勞之。且厚贐其行。黃策上封章。論瑤華事不報。公復繳入。乞施行。由是朝廷有意罷公矣。一日聞鎖學士院。公謂臺屬曰。此必相曾子宣。盍共論之。具章未上。先罷公爲工部尚書。乃宣麻相曾布。既降告。上命加兼侍讀。公力辭不受。乞明越一郡。章五上。三降詔。上親諭之。乃受命。其謝章云。壯哉汲黯。坐寢淮南之謀。美矣魏公。沒爲唐室之鑑。內侍已成於怨府。豈不思危。佞人方剡於言章。俄聞報罷。上曰。佞人謂誰。對曰。臣謂佞人爲曾布。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禮製局大裘成。議以金匣貯之。公力諫不已。一日上問陸佃。大裘匣用金幾四百兩。此祀天之服。恐不當較。佃曰。郊服大裘。以尚質也。非惜金。但不當用爾。上曰。既如是。不作匣可也。豐稷煎燖不可過矣。既退。諸公皆歎息公之守官。上之從諫。佃謂李邦直曰。使此等人在經筵。人主豈復有過邪。呂原明建中靖國間爲祕書少監。時曾布不樂其在朝。諷侍御史陳次升言之。以爲資淺望輕。左遷爲光祿少卿。時公初除禮部尚書。大不

平之。卽薦以自代。薦辭云。具官呂希哲。心與道潛。湛然淵靜。所居則躁人化。聞風則薄夫惇。建中靖國元年。方議哲宗配享功臣。公爲禮部尙書。欲以申公司馬文正配享。草奏未就。呂原明聞之。使來公見公云。二公先朝被罪。官爵尙未復盡。今遽請配享。恐致議論。公正色云。五王之配享中宗。何嘗不得罪。但有功於宗社。則宜享矣。於是立入奏。竟爲曾布所沮。不行。不旋踵。公遂罷。遷禮部尙書。宦官宋用臣卒。賜謚甚美。公不書其敕。奏疏駁論用臣姦邪。交結中外。不當賜此謚。公雖罷言職。以在經筵。每遇講讀。當進書。輒言天下事。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究切。爲上言之。公言人主自用。則近習悅。人主自聖。則諛臣進。祖宗艱難之大業。天下生靈之休戚繫焉。聖慮可斯須忘。直言正諫乎。又言元豐中。王師覆於永洛。神宗泣諭宰臣。悔不用呂公著言。今後輕議用兵。與卿等刻骨爲戒。今河湟羌種未甯。臣願下沛然之詔。許其自新。不置漢官。不留戍兵。令自擇其酋長。朝廷從而命之。則所損者遠略之虛名。所存者初政之仁德。可以光昭先帝戒用兵之聖訓。後遂以葦稚爲河西節度使。又言唐太宗時。魏證引齊威公以無忘在莒之論。從而警戒之。蓋富貴之移人也。多忘其初。臣願陛下無忘龍德宮時。則聖德日躋。享天遐福。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年。聖人之心。顯於名實之中。則號令信於天下。臣願陛下尊賢納諫。舍己從人。夫是之謂建中。近習不敢爭爲奇技淫巧。侵竊恭儉之化。近戚不敢干預政事。招權市恩。夫是之謂靖國。體元謹始之道。無以尙茲。織錦緣官簾爲地衣。公言臣聞仁宗衾褥用黃絁。服御用綀綾。嘗曰。朕宮中自奉。止於如此。祖宗家法。粲如日星。自古帝王踐祚之初。未有不以節用愛民爲宗廟社稷之永圖。奈何奢侈之端。生於

微而不自知。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則政事荒。紀綱亂。天下之勢利去矣。詔罷之。又言。陛下卽位未久。施德日淺。建宮以宿神。營寺以崇孝。復置御前生活。所以供內庭之用。外議不曉聖意。竊謂陛下好脩造。尙華侈。輕費用。不惜民力。臣願陛下約己以養天福。愛民以永天壽。又言。難盈者人之方寸之地耳。貴不期驕。而驕自至。富不期侈。而侈自生。陛下初履帝位。罷邏卒。減苑作。禁鏤金。休工役。德意布於四海。和氣生於天地。年穀順成。幾徧天下。臣願陛下萬精爲政。崇儉愛民。不移踐祚之初心。則宗廟社稷萬世無疆之福。又言。姚崇勸天子不求邊功。宋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臣恭惟先帝在御十有九年。制生財之法。以同民利。以實國用。紹聖元符中。匪人用事。興起邊患。倉府耗蕩。百姓餓損。斥堠雖遠。飛芻輓粟。以贍戍兵。坐困中國。勢不久支。仰賴聖心。節用於內。息勞於外。必先仁覆天下。使人心和樂。天地休應。年穀屢豐。方能釐補瘡疣。庶幾平治。中夏旣乂。遠人自服。安用進兵耀武。以經遠略。神考以用兵爲刻骨深戒。願陛下敬而守之。任崇璟之賢。而不求邊功。去惇卞之邪。而不窮民力。太平之基業實在於此。洛水溢壞隄舍。去應天禪院、六聖神御殿百餘步。公言。萬一三川暴溢。甯無昏墊之虞乎。有司會上朝廷賜度牒以修。而移爲他用。願以禁錢作一大坊。以衞祖宗萬世之靈。從之。又言。堯舜之世。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無他道焉。內君子外小人故也。爲人上者。體堯蹈舜。必先以是潛於心。而戒多欲。委任正人。不以浮言搖動。則讒毀之路塞。而朋比之風暗然自消。王道平。朝廷尊。草茅賤臣。皆得竭忠以聞。況賢在位。能在職乎。又言。大臣與國同體。任之不疑。則心德惟一。天下可合謀而治。讒間無自而至矣。比

有議者謂臺諫官爲天子耳目。選自朝廷。則爲大臣耳目矣。故諫官不歸於國論。御史不歸於憲府。祖宗法制。格而不行。先入之言。豈無唐陳師合之意乎。又言。治世多君子。未嘗無小人。亂世多小人。未嘗無君子。人主建大中之道以靖人心。明乎安危之幾。取舍之道而已。若使君子小人雜處於朝。必消泰而爲否。西京會聖宮奉安哲宗神御。詔公與入內都知馮經相視。時經方用事。及偕被命。人意公必相懽結。自往及還。朝幾兩月。除議職事外。未嘗有一語。經數因事稱譽。公輒正色不答。經歎謂人曰。豐公眞淸直近臣也。公自洛使還。上眷注意厚。執政虛位。縉紳謂公當遷。而又數論事。與權近忤。大臣無爲公地者。小人相與譏之。遂力請外補。韓丞相忠彥顧同列曰。昔孔溫業不樂在朝。宰相相謂可以少警孔吏部。不樂居朝矣。今相之亦苦求去。吾輩甯不愧前人乎。公以議論不合。堅欲出。竟以樞密直學士知蘇州。自後論公引去益多。朝士朱紱以書抵權臣。謂如公輩。非若鳧鴈去來。不足爲江湖多少。其出入係人望。豈可使皆補外乎。謁告焚黃至鄉里。屛簡騎從。入見守令。必坐客次。守令驚愕出迎。公曰。桑梓禮然也。見鄉人雖田夫農父。接之笑語飲食。無少間。改守越。適歲蝗穀價騰踊。民病食。公發廩賑之。寮屬苦禱待報。公曰。俟得請。民固飢死矣。某身任之。諸君無累焉。分命屬官爲十數所。減市價五之二。使民各從其居。便近。隨老少。日各執歷就糴。一二日。公輒親往按視勞問。主者衆。是以皆爲盡力。民賴以濟。徐果上書自劾。詔原之。崇甯初。蔡京復得政。既憾公斥己。而其黨相與出力。詆公無所不至。言公元符末召爲左諫議大夫。辭免劄子。引孝經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夫人主宅崇高富貴之極。心易放逸。必先選正人置諸左

右。雖有無道之心。終不爲桀紂惡德。自取敗亡。此其意在譏切先帝。坐降職知明州。故責辭曰。爾項繇元祐。致位近班。泰陵察其用心。屏居外服。朕在位之始。選推不次。中司八座。靡不踐更。而進對之間。首倡異論。以善政良法爲可改廢。以附會姦黨爲時忠賢。變亂是非。深駭聽聞。時有大星殞于庭。俄有是命。越民攀望公舟。老幼滿道。號呼曰。奈何奪吾父乎。又言公嘗言諫議大夫以諫爭規諷爲職。不爲容悅逢君之惡。不懷觀望陰害忠良。不以聲色爲常事。醉上心。不以淫巧爲末務。蕩上意。信如穢言。則先朝以諫爭規諷爲職者。皆爲容悅逢君之惡矣。皆懷觀望陰害忠良矣。皆以聲色爲常事。醉上心矣。皆以淫巧爲末務。蕩上意矣。如此等語言。豈宜上達朝廷。流傳四方。至章奏宰相章惇。變亂名實。顚倒是非。拔擢羣小。布列中外。陰邪慘酷。更相唱和。毒流四方。感動天變。此尤詆誣之甚者也。臣嘗以詩書所載考之。小人在位。毒遍四海。日月薄蝕。天地災變。乃商周季世之事。豈有席祖宗積累之休。膺美成在久之運。而遽有是耶。概職知常州。故責詞曰。朕初纂服。首爲言官。累有封章。譏涉譏詆云。又言公元符之末。召爲言官。譏謗先帝。公論爲之不平。未至常州。貶海州團練副使。睦州安置。道州別駕。台州安置。又言公在元祐時用事。紹聖中行遣最輕。在元符初首爲言官。倡導姦謀。殊無忌憚。封章皆有意譏謗先帝。臣子不忍道其言辭。遂除名徙建州。公被謫。攜孫姪一二人。寓居佛寺。怡然自得。日與衲子輩遊。賓客一時杜絕。部使者郡守往往皆門生故吏。踵門請謁。終謝不見。燕坐閱華嚴合論。抄其要爲百卷。每遇天甯節。自謂雖散官流徙。昔甯居禁從。必出金就僧寺營佛事一月。躬詣焚香。逮罷散。率孫輩已仕者。皆就拜具疏。以伸天保之報。居三

歲。以九鼎成。大赦。量移婺州。明年彗星見。手詔除元祐黨人石刻。稍復官爵。得自便。乃奉祠歸鄉里。初祠命至婺。公受已。將出謝。婺人駢擁瞻望。幾不可行。逮歸過越。越之父老相與候於境上。焚香迎拜。不可勝數。觀者歎異。然謂公昔帥越有遺愛。故若是。及至四明。舟去城尚十餘里。士民出迓。夾道相屬不絕。以至奉挽舟卒綣爭自引之。相慶曰。公將復用。吾徒有所賴矣。郡守彭汝礪。蔡京門人也。因謁公。謂公曰。公能得此於鄉人。前所未聞也。公平生所薦士。多一時名臣。每當論薦。或緣權貴請屬。率不應。必推擇乃剡奏。往往有未相識者。人怪問之。公曰。知賢則薦。甯用識面耶。公在京師。鄉人故舊姻親來者。皆館焉。朝退還第。必與之款接。果肴數器。酒止三行。日以爲常。或貴重客至。未嘗有所增益。雖晚進後生。亦無所忽略。公性寡言語。雖見宰執權要。無辭費。延見賓客。寒溫外或默然無一語。始未知者以爲簡貴自重。不知公接貴賤如一也。公持定有力。陳淵兄弟嘗見之。下階未畢。進揖不答。直至下畢。轉身正立於尋常揖客處方答。幾叟云。公爲監司郡守。所至以簡儉稱。政得民心如古循吏。自爲縣令。襄陽民歌謠之。張芸叟書其詞於葉康直碑。由汝陰移守金陵。士民遮留。幾不得發。貳車臧寓爲序其事。刻識湖上。不過清心寡欲無所用其私而已。嘗自謂稷効官以來。惟知民不可罪。吏不足責。係乎上之人。在此不在彼。公在封邱時。府界教閱保甲。內侍都知王中正領提舉。怙寵驕甚。所至縣須索苛極。縣吏望風。舍館供帳特務華潔。公待之無過禮。主吏請假帳帝什器於民閒以迎候。公曰。法所禁也。不可。中正雖憾公。而無以加誣。會公召拜御史。因疏言中正所至騷然。初不留心職事。復縱其下。指使巡教輩乞貸。願治其罪。中正遂罷。公爲祭酒時。高

麗遣使者朝貢請買國子監書籍數十種館伴陳軒牒公請貿與之公以謂所欲市者如册府元龜歷代史敕式之屬不可以與外夷具其事以白禮曹時蘇軾爲大宗伯亦以爲然論其事於朝當時雖不從議者韙之欽聖憲肅皇后謚册詔公書之公辭素不善書詔不從公見執政言且將復力辭韓丞相忠彥曰上亦知公雖不善書特以大典册須清德雅望卿大夫書之無以易公故爾章再上卒不許高麗使者入貢公押宴使者見公拱手曰公昔嘗至吾國中聞公以重望歷顯要國人每稱道公才德今日獲覩風采眞名下無虛士也舒亶同里人也神宗擢爲御史中丞眷任頗厚彈劾無所避士大夫多仇怨之會以誤受學士院公用爲仇家所發坐贓論遂廢於家二十餘年不復敍無爲言者公留守洛舉以自代時執政有與舒不愜者謂公曰天下士大夫固多公何爲舉斯人彼以自盜廢而公爲近臣乃薦之人將疑公公卒不從洎進樞直復薦焉舒用是獲起守郡鄒浩、元祐末除太學博士言者或謂浩遊執政門交結其子弟詔出爲袁州教授公言浩文學行義端方鯁諒臣嘗薦其改官詳其爲人宜留太學賢士之關以師表多士浩卒爲名臣程頤、元祐中嘗召侍經筵紹聖間以爲朋附司馬光等坐徙湖南公時守洛遇之境內吏卒防錮甚嚴頤有門下生追餞欲一見者皆不可得公既見延請慰問寬勉之斥遣吏卒且復餽蠟使門人皆得送行郭茂倩時爲京西轉運使語公曰程得罪頗重人無敢見者公爲侍從乃若此得無燙鉤黨乎公曰程以學術被特起非忝冒也今正以趨向異途致是豈有他罪乎官吏過爲非禮以苛待之恐益暴朝廷之過穢是以然豈暇以鉤黨爲憂公守杭日以湖秀積水害種民多艱食移檄吳郡俾出廩以

賑。又上言。願減本路今歲上供錢斛之半。候來年收熟。分兩歲起發。戶部難之。以爲乏經費。公復言方今民病粒食不給。州縣以上供促督租稅。急於星火。民益無聊賴。且將轉徙。則其爲他日經費之慮者尤甚。願少紓之。以救溝壑之急。詔特蠲四之一。始章子厚當軸。得君自專。士大夫多附之。以公名高。屢欲邀致。而公不屈。欲誣以罪。而不可得。謂公喜恬靜。乃數易郡以困之。知廣州。過闕上面留。貳吏銓。公表謝。升遷恩命。出於 聖意。慮煩宸聽。不敢固辭。章益不悅。因公賦荷花詩。有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之句。大惡之。故紹 聖間。哲宗 聖眷甚隆。而卒不用。公平生喜誘掖後進。若子孫輩。躬自爲之講校。雖王事鞅掌。不倦也。爲國子長貳。所與進者。若馬涓、張庭堅、崔仲致、范致明、洪擬等數十人。所薦達者。如陳師錫、朱彥、鄭居中、鄒浩、蔡肇輩。皆卓犖名世云。公未齠。問家人生事。自陟臺省。歷侍從。幾三十年。雖藩大鎮。更踐將漏。而平居自奉衣食。如寒士。俸賜所得。悉以贍親故族人。無留貯者。自洛徙鄆。未出境。復還宅洛。及自南都徙洛。不踰月。復還守南都。凡迎餞例所當得。皆卻不納。一切還之。或以爲恐近沽激。公曰。吾以爲理不當得。豈敢沽名乎。在諸鎮。公使饋給。必命先自下僚次第上之。已徧乃自取。以爲常。故雖貴顯久。而家甚貧。薨之日。有田七十餘畝。屋一區。數間而已。囊篋蕭然。子孫惡衣菲食。不能自給。觀者太息。每當奏薦。常先弟姪。逮薨二孫。乃未官。公自錢塘詔入爲御史中丞。首彈蔡京兄弟。皆得罪去。徽宗眷遇公極隆。言多從之。既而有旨除右丞。公對曰。陛佃神宗侍從。願先用。後又除。公復曰。溫益陛下藩邸師傅。願先用。上皆從之。乃自陳臣自高麗還省先塋。今歲久矣。願得外郡。展省松楸。上不從。許給告。或謂近侍鮮給告例。公亦堅辭。謂

祖宗故事無帶內職任私事者恐議者謂臣變國家法乃得蘇州留候郊祀畢行俄聞召蔡京還內直公朝辭上勞之曰行召卿矣公曰昔唐明皇任姚元崇、張九齡、李林甫、楊國忠皆從其言如轉圜故有開元承平天寶播遷臣願陛下深戒之蔡京既復用乃極力詆公追官至親改其制曰豐稷外示重恬內實險阻仍進擬安置新州上曰稷嘗爲經筵官且老矣遂免南行蔡京雖力詆公然以天下士論所歸欲蓋其惡一日公鄉人蔣安義入都謁蔡蔡曰識相之否蔣噩然佯曰雖鄉人不識也蔡徐曰相之清德雅望特議論不合爾公爲章疏必於密室躬自刻寫子弟多不得見退多焚藁登對還家嘿坐終日人不敢問建中初召入接門人故吏未嘗語及時政及降充寶文閣待制其責辭云登對之初首倡異論以良法美意爲可變更以朋邪姦黨指爲善良人始知公嘗盡言天下之事無所隱忌也公平生操履自窮約至貴顯終始不渝老矣而規矩如晚進後生終日靖默若不能言者而治事繁劇戒斥胥吏與夫仕宦進退得失榮辱之際聲色不動人莫見其喜慍居閑端坐觀書終日不語或至踰月不飲宴亦不作閑文字在襄城時嘗作易傳以授宋次道晚解論語禮記數篇一言之出皆可貽後世謳歌雜說未嘗過目家治嚴肅子弟不冠帶不見閨門內外僅百口而門庭若無人聲飲食衣服身過儉約遇當登對則內外必易新衣春秋烝盛時享必豐待賓客盡禮平居不燃燭中堂青燈一炬危坐至夜分乃寢五鼓即起整衣以待旦處暗室無人侍側常若對大賓略不跛倚居官所雖見將吏卒伍必正衣冠無墮踞容與人不爲崖異進見者得盡款密而終不敢干以私待賓客未嘗夜宴爲西都留鑰時文潞公在焉每會亦至暮而罷潞公召

公逮夜亦辭以歸。終身守法度不少過焉。公與曾子固、章質夫、深相契重。而不許子宣子厚之爲人。二公柄用時。公乃力言其惡。不以二人少貸也。劉仲馮同年席友也。及奉使失職。公亦上章彈之不恕。然皆知公之公直。終不少憾。大抵公恬於仕宦。難進易退。爲言官。不卹身患。直道事主。憎惡近習。小人多怨之。在建中初。彈內貴。至引仇士良故事。爲禮部。不肯書宋用臣謚敕。及乞納元符所得傳國璽於永泰陵中。隆德宮芝草生。上駕幸觀之。公表言陛下未事宗廟而先祥瑞。姦人自此得計矣。凡事三朝。歷諫官六任。危言讜論。不卹忌諱。故眷注甚厚。而姦人側目。終以此得罪。公天性嗜學。逮老不衰。方在朝廷還第。與在藩屏。公事餘閑。每燕坐一靜室。前後書史。終日觀閱。所至惟以書籍自隨。衣衾之外。他無一物。年方強仕。喪其夫人。遂不復娶。不畜妾媵聲妓。饍食或進重品。輒命撤去。晚益喜老釋之說。習導引服氣。逮薨。鬚髮不白。學佛者宗師如善本輩。皆機語相契。薨前一月。預戒後事。將易簀。猶與陳瑩中語如平日。公長子安常。以儒行名太學。魁南省。再任太學正。年未三十而卒。公時留蜀。後事不能舉。諸生賻錢二百萬以贈。安常之妻于氏泣辭曰。兒夫節清行高。不可以此汚之。竟不受。次子大常。亦早世。娶虞部員外郎陳術之女。安常兩子。公貴已官其一。大常亦兩子。序在次。遇郊恩。公欲先大常之子。以慰其母心。陳謝曰。長幼之序不敢侵。願俟後郊。乃從其志。公之清德刑于室家。婦人女子所爲。猶卓絕如此。公之諸孫。皆能廉恪持其門戶。有自來矣。

右清敏公遺事一編。公之季孫漸自番禺道贛石。扣門通家世出。以謂朴曰。惟清敏公遭際盛時。受知

神廟逮事泰陵。元符末命首蒙召擢執法中司。出入侍從。歷三十年。直道危言。諸老先生知稱頌之。惟是平生章奏隨手焚藁。晚陷鉤黨。有旨搜取。隻字不留。雖了翁誌公之墓。猶止敍次爵里。狀不敢一言及於行己。痛念先君伯父不幸皆早世。二兄相繼淪亡。漸時方童稚。無所聞見。不能道先世以詔後嗣。俾公之遺事久而湮沒。異時史官無所考載。罪在漸輩。賴外兄潁昌郭維以儒學修謹。侍清敏公左右最久。能撫其本末。歷歷如數一二。聞於縉紳故家。求得遺文猶有存者。亦庶幾焉。幸加編次。以垂永久。朴於先生。尚預門下士。仰惟公清德重望。被遇三朝。始終一節。表表在人耳目中。與天子追褒賜謚。足以發潛德之幽光矣。豈待斯文而後顯也。漸曰。我祖恬夷靜退。不求聲名。今之所錄。非以夸世。姑著爲家法云爾。迺不敢辭。門人章貢李朴識。

豐清敏公遺事附錄

宋禮部尚書敍復朝請郎提舉亳州太清宮豐公墓誌

公諱稷字相之。明州鄞縣人。曾祖衍不仕。祖表贈朝奉郎。父祿贈通奉大夫。公嘉祐四年及進士第。初任亳州蒙城縣主簿。歷眞州六合主簿。襄州穀城縣令。丁太夫人憂。服除。以甯海軍節度推官。知越州山陰縣丞。未赴。河北京東安撫使安燾辟（高廟嫌諱）當公事。還朝。復用安燾辟。借著作佐郎。奉使高麗書狀官。使還。遷著作佐郎。知開封府封邱縣。召上殿。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官制行。易通直郎。監察御史。改祕書省著作佐郎。擢吏部員外郎。以嘗言右丞王安禮避嫌不就。提點利州路刑獄。哲宗卽位。再遷承議郎。移成都府路。召拜工部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右司諫。轉朝奉郎。國子司業。起居舍人。太常少卿。國子祭酒。轉朝散郎。上幸太學。命講尚書無逸面賜金紫。遂兼侍講。遷權刑部侍郎。乞外郡。紹聖元年。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移知江甯府。過闕。拜龍圖閣待制。知廣州。充廣東經略安撫使。辭。辭留拜吏部侍郎。復丐出。以待制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移知鄆州。京東西路安撫使。復知西京。明年移知成德軍。兼眞定路安撫使。轉朝請郎。改知潁昌府。京西北路安撫使。徙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復知西京。又知南京。以疾乞知湖州。俄徙知杭州。浙西兵馬鈐轄。轉朝奉大夫。上卽位。轉朝散大夫。召拜左諫議大夫。未至。拜御史中丞。改工部尚書。兼侍讀。遷禮部尚書。復乞鄉郡。以樞密直學士知蘇州。改越州。浙東兵馬鈐轄。降授寶文閣待制。知

明州。未至。落待制。知常州。貶海州安置。道州別駕。台州安置。除名。建州居住。移婺州居住。敍復朝請郎。提舉亳州太清宮。以大觀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五。積勳至上柱國。縉雲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公娶李氏。太甯郡君。陳氏文安郡君。男三人。長安常。試太學正。次大常。壽州壽春縣主簿。皆早卒。次希仁。承奉郎。女二人。長適朝散大夫蔺中謹。次適奉議郎郭受。孫男四人。長濟。遼山縣尉。治、承奉郎。渙、漸、未仕。孫女一人。適承議郎張琪。希仁得迷罔之疾。不能當大事。濟自遼州棄官承重而歸。以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庚寅。葬公於鄞縣通遠鄉銀山妙智之原。門人敍復宣德郎。賜緋魚袋、陳璠敍次。

追復樞密直學士語建炎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朕惟元祐之丕平。雅有仁皇之至治。其魁傑之老。名德之臣。風聲足以立懦而激貪。宇量足以鎮浮而勵薄。典刑尚在。想見其人。故朝散大夫。豐稷。識趣恬夷。標度凝遠。好學如顏子。能克己以爲人。養氣若孟軻。不動心而勇義。精忠峻節。直道危言。果見媢於姦朋。久投閑於散地。顧賢人之出處。豈爲軒冕之去來。然君子之盛衰。實係國家之輕重。肆予纂紹。跂念老成。懷殄瘁以興悲。詠慇遺而竊歎。載還樞直。併陟文階。庶國是之攸歸。見朕心之所嚮。尚期英爽。服此寵休。可特追復樞密直學士。依前朝散大夫。

賜謚清敏制

不邇聲色曰清。　務時成志曰敏。

敕。君子勇於爲善。恃後世之不誣。朝廷厚以易名。本先王之成憲。參稽謚法六家之議。度越春秋一字之

褒其惟至公可詔不朽具官豐稷養氣如孟子好古如楊雄清如范丹無近名之累正如汲黯有可續之言身被二朝之知望傾一代之士乖逢既異出處莫齊秉心有常世俗自變直道不回姦邪所憎朕思古之有爲先急賢以自翼文武欲盡方下詔以旁求典刑雖存痛老成之不待成帝憐丙吉之後文宗歎魏證之賢何必同時乃獲見異尊其二美以表大節垂之百世以勵將來惟爾不亡知朕此意可謚清敏

尋訪子孫劄子紹興三年

尚書省劄子臣寮劄子伏見故御史中丞豐稷以忠清鯁直言觸權臣死於謫籍士論冤之比來朝廷追贈黨籍之人官其族裔恩數優異獨稷之家未曾被受雖聞有贈官與合得恩澤指揮緣稷之子皆早亡惟有孫二人長名濟曾任京官知廣州清遠縣令已六七年不知存亡次名治曾任京官監揚州州倉建炎三年死於金賊其妻子見在明州居住孤弱失所無力前來行朝聲會是致其家久不霑恩欲乞朝廷特於指揮下明廣兩州守臣并廣東轉運司尋訪豐稷諸孫具長幼名次年甲點檢詣實申奏乞朝廷詳酌將合得恩澤依次補受降付身責付被蔭之人親自承受其有追贈官品亦乞檢舉降告責付其家庶使存歿受賜上副仁聖褒賢表直之意小貼子稱契勘前來有豐徹等累經朝廷投狀陳乞恩澤皆是豐稷姪孫即非直下親嫡今來所乞劄付明廣守臣并廣東漕司尋訪須委的是豐稷親孫或曾孫方可具名申奏

國史傳

豐稷字相之。明之鄞縣人。登第爲穀城令。以廉明稱。從安燾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衆惶擾莫知所爲。稷獨神色自若。燾歎曰。豐君未易量也。知封邱縣。神宗召對。問卿昔在滄海。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仗威靈。尙何畏。帝悅。擢監察御史。治參知政事。章惇請託事。無所移撓。出惇陳州。徙著作佐郎、吏部員外郎。提點利州成都路刑獄。入爲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曰。陛下明足以察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式刑文王之典。成王所以賢。願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一動一言。思所以爲則於四海。爲法於千載。則教化行。習俗美。而中國安矣。劉奉世册立夏國嗣子乾順。而乾順未賀坤成節。奉世遽出境。稷劾之。奉世以贖論。遷右司諫。楊荊二王爲天子叔父。尊寵莫並。密令蜀道織錦茜。稷於正衙論曰。二聖以儉先天下。而宗王僭侈。官吏奉承。皆宜糾正。既退。御史趙偁謂曰。聞君言。使偁汗流浹背。改國子司業、起居舍人。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車駕詣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三品服。除刑部侍郎。兼侍講。元祐八年春。多雪。稷言今嘉祥未臻。沴氣交作。豈應天之實未充。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歟。宮掖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之羅崇勳江德明、治平之任守忠者歟。願陛下昭聖德。祇天戒。總正萬事以消災祥。帝親政。召內侍居外者樂士宣等數人。稷言陛下初親萬機。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倖。恐上累大德。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江甯府。拜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加龍圖閣待制。章惇欲困以道路。連歲開。亟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

蓋論京姦狀。既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不能動。稷詣陳師錫等言。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又乞辨宣仁誣謗之禍。且言史臣以王安石日錄亂神錄。今方修哲錄。願申飭之。時宦官漸盛。稷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爲若不聞者。讀畢乃止。曾布得助嬖暱。將拜相。稷約其僚共論之。俄轉工部尚書。兼侍讀。布遂相。稷謝表有佞臣之語。帝問爲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論宋用臣不當賜美謚。不爲書敕。哲宗升祔。議功臣配享。稷以爲當用司馬光呂公著。或謂二人嘗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功於時爾。如唐五王。豈非得罪中宗。何嫌於配。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己從人。是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以副體元謹始之義。禁內織錦。緣宮簾爲地衣。稷言仁宗衾褥用黃絁。服御用縑繒。宜守家法。詔罷之。稷盡言守正。帝待之厚。將處以尚書左丞。而積忤貴近。不得留。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脩故怨。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朝請郎。卒。年七十五。建炎中。追復學士。謚曰清敏。初文彥博嘗品稷爲人似趙抃。及賜謚。皆以清得名。稷三任言責。每草疏必坐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藁。未嘗以時政語人。所薦士如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鄒浩、蔡肇。皆知名當世云。史臣曰。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處勢則然也。至於萬折必東。則其性其時而不正。故水幾於道。君子以之。觀熙豐至於元符三四十年間。國之是是非非。蓋五變矣。而安覩。稷履之如一朝。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直哉若人。未易爲區區小丈夫言也。

守山閣舊藏豐清敏公遺事一卷。明景泰六年。河南布政司右參議。四明豐慶所刻。慶清敏十一世孫也。按趙弁郡齋讀書志附志豐清敏遺事一卷。李朴所編豐公稷言行。陳瓘敍次。及復官賜謚制。尋訪子孫劄子。國史列傳。附于後。朱文公爲後序。此本後序居附錄前。餘並與附志合。惟附錄國史傳後。有新增附錄。注孟子三章。幸學詩。和呂大防韻一首。宣和遺事一則。曾南豐贈行歌一首。元袁桷撰祠堂記一首。慶自跋云。遠祖清敏公遺事一編。先君子典教維揚時。嘗筆之于家譜中。正統乙丑。慶謁宗人彥功于上虞。復得刻本。與先君所錄同。但篇中章惇。惇字不書。以御名二字注之。避光廟諱。豈刻于此時耶。謹加校定。重壽諸梓。其門人陳忠肅所敍次。及當時褒諡綸誥。宋史列傳。皆仍其舊。復昔公遺著。幷南豐先生贈歌。袁學士祠堂記。併附于後。然則慶得南宋本重刊。而新增附錄。則其續輯也。此書未經四庫著錄。昭文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所據。亦祇從此本影抄。可知其流傳之少矣。清敏氣節凜然。爲北宋名臣。其說孟子。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及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章。朱子嘗采入集注。又於此錄爲之作後序。其見許於紫陽可知。李氏編次。不冗不夸。足與了齋墓誌。宋史本傳。互相參證。今爲重校傳世。其次敍悉依趙氏附志。凡慶所新附。竝從刪汰。以符宋本之舊。讀是書者。庶幾頑廉懦立。無愧古人。非徒爲收藏家備一爨而已。咸豐二年歲春日。金山錢培名寶之甫謹識。

崔清獻公言行錄

李肯龍撰

本館據嶺南遺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崔清獻公言行錄卷一

宋　增城李肖龍叔膺撰

公諱與之字正子。其先汴人。紹熙庚戌補太學生。癸丑登進士乙科。爲潭州司法。再調淮西檢法。格知建昌軍新城縣。通判邕州。知賓州。提點廣西路刑獄。兼提舉河渠。常平事。召除金部員外郎。嘉定甲戌。以直寶謨閣。帥淮東。就任加龍圖閣將作監。太府少卿。己卯冬召入。除祕書監。兼太子侍講。庚辰春。擢權工部侍郎。兼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四月以煥章閣待制。帥成都。辛巳冬。權四川宣撫使。因以爲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甲申丐祠。以權禮部尚書召。力辭。歸田里。理宗登極。除顯謨閣學士。起以湖南帥。辭不赴。遂辭煥章閣學士。提舉鴻慶宮。紹定己丑。復除徽猷閣學士。起以江西帥。冀其便道趨朝。又辭。不赴。乞致仕。不許。端平甲午。除吏部尚書。不起。拜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乙未三月。以廣州軍變。除廣東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六月事定。卽召代拜參知政事。七辭不起。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丙申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十三疏辭。不許。嘉熙戊戌。始得請。改觀文殿大學士。宮觀如前。己亥。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與辛臣恩例。十一月以疾薨。年八十有二。贈太師。謚清獻。累爵南海郡開國公。母夫人羅氏。露坐有星墮懷。娠而生公。幼名星郎。及壯。補上庠。初參齋。或夜夢有烏龍蜿蜒盆中。翌日。公適至。盥於盆。聞者異之。（行在太學觀齋碑）公孤家貧。刻苦向學。讀書務通大義。不事章句。爲文務得大體。不事綴緝。少倜儻有大志。應接事物。動有機警。初任潭州法掾。部使者巡按壓境。驛治久圮。郡委督辦甚峻。瓦無所取。公命吏以茨易腐瓦覆之。

倉卒完集。在淮西幕時。王樞密當國。有子豪奪僧寺田。官吏無敢決其訟。公直筆擬斷。不爲權勢屈。王聞而壯之。薦於朝。由是諸臺交劾爭致。（家集有謝王樞密啓。）

治新城。以撫字寓之催科。酌道里爲信限。悉蠲浮費。民輸直造庭下。東廡交錢。西廡給鈔。未納無泛比。已納無泛追。不事一笞。而賦益辦。前是編民以役。破家相踵。公既去。所以薹役者。民爭應恐後。會歲祲。舉行荒政。供億軍需。無窘蹙峻迫狀。邑境帖然。當路取其規畫。下諸州縣倣行之。（家集見辭在內陞擢狀。）上其治行。

通判邕州。未赴。特旨與在內陞擢差遣。公力辭竟之本任。識者高其有難進之風。（家集。）

倅邕未幕。適賓州軍閱。諸臺以公長於應變。列辟賓守。其折姦萌。不動聲色。憲使楊公方爲時名流。按部至賓。見公處事識大體。愛民有實惠。期以經濟事業。諸郡邑獄訟久不決者。悉歸之。剖決如神。一道稱快。遂特薦之。（家集見謝賓州啓。）

守賓年餘。除本路憲使。誥云。爾分符未久。治有休聲。茲予命汝持節於本道。豈徒爲爾寵哉。以爾習知風土之宜。則廣右之民有所未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皆可以罷行之。公益自奮厲。以爲嶺右去天遠甚。官吏任情擾剝。須澄清之。視事日。首榜所屬。明示要束。吏姦民瘼。纖悉畢載。號令明肅。觀者懼焉。以公擊搏不避權勢。貪汚之徒。有望風解印綬去者。其榜一曰獄囚充斥之弊。二曰鞫勘不法之弊。三曰死囚寃枉之弊。四曰贓物供攤之弊。五曰戶長科役不均。六曰弓手土軍騷擾。七曰催科泛追。八曰緝捕生事。九曰姦猾健訟。十曰州縣病民。等事。後眞守高惟肖。廣舶趙汝楷。見之。服爲吏師。梓行於世。（家集。）

公道經連州時。官民耆儒迎謁於州治。將行。因書曰。有才者固難得。苟無德以將之。反爲累爾。窮達自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州人以爲名言。刻於石。

公爲廣西憲。欲渡海決囚吏八云。海濱有神最靈。若欲渡海。須預決於神。不然。鮮克有濟。公曰。海外諸州官吏。不法久矣。我欲爲民除害。豈問神耶。遂理舟渡海。離岸方頃。風濤大作。柁爲之折。公亦不禱於神。回舟。整柁以行。諸吏畏恐。公乃就舟中陰禱於天。須臾天色開霽。風浪帖息。及至海。勅四郡貪黠吏數人。自此官吏始知有國法。不敢害民矣。至今海外立公祠堂。歲時祀公不絕。亦公恤民一念。上通於天故也。

廣人集公政迹。爲嶺海澄清錄。

廣右境土荒寞。四州又越海外。昔者軺車按行之所不到。公歷巡所部。朝嵐晝暑。星行露宿。以葉舟渡朱崖衝冒川途之險而弗顧。自春徂冬。往返數千里。形容凋瘁。鬢毛悉斑。所至搴帷問俗。導人使言。有條利害以告者。必爲之罷行。乃去。幽枉之民。遮車而赴愬者。駢肩叅迹於道。家集。

嘉定七年。金主爲韃靼所攻。棄燕來汴。李全復據京東。兩淮腹背受敵。命公帥淮左。陛辭。首疏以選擇守將。招集民兵爲第一事。別疏略曰。金虜垂亡。惟定規模。以俟可乘之機。最是要務。山東新附。置之內地。如抱虎枕蛟。急須處置。自古召外兵以集事。事成與否。皆有後憂。當來若欲招納。合計爲兵若干、錢穀若何、而倚辦。爲農若干、田牛若何、而措畫。今既來之。無以安之。使饑餓於我土地。及其陵犯。又無控御之術。幾至稔禍。事勢如此。只得因病處方。無徒以受病之源。歸咎既往。乞下制司區處。要使命令一出。帖耳退聽。

集家

守揚州。登城臨眺形勢。謂濠河陿陋。褰裳可涉。守禦非宜。乃度遠近、準高下、程廣狹、量深淺、爲圖。請於朝。許之。河面闊十有六丈。底殺其半。深五分。廣之一。環繞三千五百四十一丈。壕外餘三丈。證以旱溝。又外三丈。封積土以限淋淤。又廣地七丈。以受土。使與危堞不相陵。復作業城五門爲月河。總百十七丈。而南爲裏河。又八十七丈。西北曰堡城寨。周九里十六步。相去餘二里。屬以夾城。如蜂腰。地所必守。左右皆淺隘。淩之。概如州城壕。計七百三十一丈。且甃女牆以壯其勢。外壕既深。水勢趨下。市河涸。不可耕。有警。芻餉難爲力。又加深廣。造輿梁五。經始於八年八月。訖於九年九月。工一百一十五萬四百二十五。費朝家緡錢三十四萬八千七百五十六。米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七。州家激犒爲緡錢五萬一千六百。節縮有道。勤儉有章。公私不以爲病。（揚州重修城壕記）

泛城外羊馬牆內。環植柳樹。官軍多以小枝應數。公出鑰。責將校。募諸營。選大如臂者。培插長茂。周遭六萬一千五百餘株。二三年後。小者可爲薪。大可爲檁木。留根四尺。樣牙交錯。禁限工具。春至復生。（家集）

揚州倉廩少。且圮壞。新糴無所放處。公視北門內舊柴場地。於市河爲近。鼎瓶倉廒十二座。積粟充裕。（家集）

備禦之計。人患兵少。公獨以兵不在多。在素練耳。以諸軍分作三等。教閱弩手。以年力高強而善射者爲上。挽踏施放合格者爲中。餘爲下。鎗手以身材及等使而有膂力者爲上。雖不及等使而少壯善擊刺者爲中。餘爲下。騎兵則以人騎輕捷。武技精熟爲高下。先布陣勢。縱橫來往。用草棒相擊。以習刀法。或用包

頭鞭鎗馳逐格刺以習鎗法然後大走馬圓射用拒馬圍隔射垛至四十步施放三箭來往四遭精熟又加步數五日一赴州治教場閱習委幕僚督視籍中否優劣月終比較賞罰則親按激犒練習既久上等出等中等爲上下等爲中人皆可用戰則上等居前鋒中等佐之守則上等當衝要中等助之下等供戰守雜役遇敵戰勝賞亦有差仍下諸州縣屯戍一體行之由是淮東軍聲大振家集

諸屯軍馬歲例九月後三八日壓馬出城三十里回習爲文具公至始報簽牌分寫八卦如探得乾字卽令旗頭搴乾卦旗出北門將校率羣騎視所向以往遇岡坡溝澗徑趨直前不令迂繞取道使人馬相得遇險不慌緩急可恃爲用家集

淮東數百里皆夷曠惟滁州盱眙軍多山林方山石固山嘉輔砌崖高峙上有泉源公募民築五山寨累石爲城料簡丁壯選材力服衆者假以官資統之月差一百二十五人分布守望官支鐵四百一十貫米七十五石有警邊民悉家於中併力捍禦又慮奸民乘時剽掠以路鈐劉諶老成忠義用爲五寨都總轄鎮壓之家集

淮郡有萬弩社公謂追襲邀擊騎射爲優遂請於朝乞於本路屬邑更報萬馬社募淮民爲之縣額百人應募者閱試合格官助鞍轡錢二十千人復租稅三百畝平時散在田里緩急調用仍選材智出衆者統之家集

浙東大饑流民渡淮求活以數千計公命僚屬於南門外籍口給錢米民得無饑亂以死無不感慕且請

於朝行之。兩淮端明洪公咨夔嘗有詩曰。寨下人家盎盎春。◎又推餘澤及流民。◎慶州小范青州富。合作先生社稷身。◎洪平齋文集。

廟堂貽書。欲主和議。公答曰。古今未有無夷狄之中國。而中國所恃以待夷狄者。不過戰守和三事而已。唯能固守。而後可以戰。可以和。權在我也。守且不固。遂易戰而爲和。權在彼也。自大將屯重兵於山城孤絕之地。而淮東守禦全勢因此大壞。局面一差。著著費力。彼方得勢。而我與和。必遭屈辱。況虜寇尙留吾境。敵情多詐。覺遣未足深信。徒使軍情疑貳。邊防縱弛。必爲所誤。犬羊貪狼之性。非其力屈未易和也。今招信之寇雖未退。而五山寨錯落相望。邊民米麥盡數在砦。野無所掠。其勢只得攻青平山。又復失利而去。統制陳世雄等軍。分頭頓兵關集山砦。併力勦逐。其勢必不能久駐。又淮陰之寇楚州。已遣季先所部忠義人前去迎擊。敗之。更看事勢如何。且如東海漣水。爲我所有。山東歸順之徒。爲我所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頓放。蕭牆之禍。必甚於顓臾。和未可遽言也。比因繆將喪師辱國。憤恨俱廢寢食。心氣大作。委無精力可以應酬。乞別差通敏者。以任和議之責。家集

虜哀小舟渡淮。爲官軍驚遁。報至。公曰。虜性多詐。強則示弱。弱則示強。今來衰殘。恐我遣師。故爲虛喝耳。遂移文戍軍。仰預行體探。密作隄備。以俟其來。併力勦殺。毋容一人一騎脫去。後濱頭果告警。俘馘幾盡。家集。

崔清獻公言行錄卷二

淮陰寶應滁州築城浚壕措置守禦官軍勞苦公委官相視激賞費交子六萬貫悉自撙節挪融不請科降。家集。

楚州青河口寇所必趨無險可恃遇警敵於對岸覘我軍虛實瞭然在目若乘虛伺困奔衝而來不戰自潰公乃築城置戍可守可戰申請乞置副都統於楚州以總內外之兵於是山陽淮陰如常山蛇。家集。

盱眙屯重兵雖臨以大將而有外實內虛之勢公白廟堂曰用兵如弈棋置子雖疎取勢欲接旁角失勢腹心勝之今局面似少差使智者臨枰不過急於求活萬一敵以疑兵牽制盱眙以勁兵由他道而來則孤城隔絕於外將有腹背之憂豈能涉遠相援乞移大將近裏以養威卻於統制官中選智勇可當一面者總戍山城蓋滁與盱眙距天長各百三十里大將駐天長虎視四郊則臨機隨勢策應出入變化不爲敵所窺而淮東備禦之勢全矣。家集。

時廟堂以張皇爲戒公上劄言守邊以鎮靜爲先以張皇爲戒古今之通論也然事勢有萌猶戒張皇備禦未周徒爲鎮靜識者隱憂諜聞燕山已立新主鞭靼又復交攻山東乘虛寇之亦甚蹙迫然且簽刷軍馬斂料糧草屯海州屯清河屯招信濠梁此其意向可疑彼境之人皆言其垂涎歲賚不得欲以兵脅取豈容無備如滁州合整輯關隘以爲障蔽盱眙合措置山砦以爲聲援楚州合經理清河口守把淮口以

爲控扼。輪日教閱。激作士氣。常時戒嚴。以守爲戰。非惟緩急不致誤事。亦可集事。家集。

制司密遣劉璋等渡淮攻泗州。全軍敗覆。公慮虜兵乘勝衝突。亟遣強勇馬軍百騎。星馳盱眙泗淮一帶巡哨。官給鎧仗及紅綠白布馬衫各百領。併諸色旗幟。令其隨處換易。晝夜往來。莫測出沒。或多或少。或分或散。遇平野則馳騁打圍。移文州縣。卻稱分頭遣去五百騎巡邊。又慮盱眙山城孤立。積穀九萬餘石。及鎮江揚州節次搬去攻守之具甚多。亟選精銳軍三千人。厚加激犒。星夜馳去捍禦。又慮朝廷憂顧。以書馳報曰。天長盱眙等處。各已增戍。雖無舟師。已密令將在淮馬船牢守。恐爲羊皮軍所襲。彼若車運小舟渡師。卽是送死。可報東門之役。彼若措置大舟。亦非旬日可辦。則備禦大略。已成倫序矣。盱眙添到策應軍五千餘。併收拾散亡。共可及萬人。內揚州撥去敢戰精銳二千八百人。皆平時素練之士。儘可爲用。事已至此。只得隨機應之。願寬懷抱。家集。

泗州盧戩椎遣殺降旗軍七人。送歸南岸。告之曰。盧元帥不殺降兵。公謂我青面軍。彼所忌也。故設計誘之。以離其心。奪其力耳。卽貽書劉都統曰。官軍渡淮攻戰。自合奮不顧身。今已降虜。又復來歸。須從軍法。以沮賊謀。以固士心。家集。

楚州武鋒敢勇旗軍王勝等一百餘人。搶奪寨門。帶器甲逃去。入射陽湖。從者益衆。公卽下諸處。牢固守禦。又慮蔓不可圖。遣將官李椿。齎旗榜往諭之。軍衆各稱揚州安撫恤軍愛民。願聽招諭。王勝懷疑。令温富徒往招提寺別寨。固守及降。公摘王勝温富誅之。餘悉蠲罪。分隸諸戍。家集。

公除祕監丐祠不許舟次池口得報江淮宣撫使辟充參謀公謂除命在前辟命在後雖未被受然已報行況今殘虜寇邊義當體國只合申審乞免造朝以就宣幕遂移京口聽候指揮尋有旨令入奏方回棹赴闕首奏臣自外來但知外患未息之爲可憂致身內地始知內治未立之爲可慮蓋內外之情不通最爲今日大患人才之進退言路之通塞國勢之安危係焉用人必親其人聽言必行其言事之巨細必有良規而後可以獨運事之利害必有眞見而後可以獨斷願於用人聽言之際一付公論詔大臣首清中書之務力爲外禦之圖延接諸賢參稽衆論凡大施設大經畫合謀而參訂之以求至當之歸奏

廷對劄子言立國之道在謹邊備以爲藩籬安人心以爲根本根本固則藩籬壯乞行下江淮制置司應淮郡尙有賊盜去處亟作措置務要綏靜俾民復業爲國強邊又乞幷勘極邊曾經盜賊戎馬侵擾去處稍加寬恤去年殘欠且與開豁今年夏春或免或減等第施行務有以係其心寬其力不惟可以實邊緩急可以爲官軍聲援奏

又奏事功之不立由意嚮之不明意嚮之不明由規模之不定殘虜雖微窮獸必搏要汲汲自治以待之乘釁一動收功萬全臣昨乘障五年力持守禦一說始終不變毀言日至不遑恤也有爲進取之舉者臣知其必不利又有爲議和之說者臣亦斷以爲不可行既而竟如所料今虜退三閱月朝廷幸目前之暫安寢不經意邊臣日上平安之報而不言禦備之方正恐不待秋高邊塵已聳必有潰裂四出之患乞行下江淮制置司安撫司軍帥邊守凡有城壁去處各仰開具逐處見管官軍若干民兵若干屯駐大軍若

干、椿積米麥草料若干。城池關隘有無疎略。合作如何葺理。戰守器具有無缺少。合作如何措置。軍儲馬料、柴草之類有無匱乏。合作如何辦集。遇風塵之警若爲捍禦若爲應援若爲制勝各從實具申樞密院詳酌施行。山東忠義仰節制司開具實管人數若干。已收刺若干。揀退若干。見安頓於何地。統御以何人。今欲分作幾屯。防秋在即。寨宇卒未成就。合作如何料理。今欲立爲幾軍。其制領正副將以下。合作如何區處。逐一條具申上。其間有合商確事件。庶幾豫爲之圖。毋致臨期誤事。奏藁。

時論謂直言爲好名。公奏人才國之元氣。進退消長之機。乃治亂安危之候。涵養元氣而壽其脈。有國者所當加意。而人才之消長。由士氣之屈伸。士氣之屈伸。由言路之通塞。彼其不敢昌言於公朝。而隱憂於私室。不敢明告於君父之前。而竊議於朋友之間。非盛世所宜有也。奏藁。

公奏對閒。一日上問鄉里有何人才。公薦吳純臣有監司之才。遂除廣西憲。温若春宜清要之任。遂除祕書郎。後皆稱職。

爲講官時。說漢書二節。是前人無此發明。一云。漢文帝君臣不學。即位初。元首以獄刑錢穀問周勃。勃謝不知。問平。平舉大體以對。惜乎文帝不學。不能舉周事以詰平。周以冢宰通三年而制國用。以八法而平邦國。非留意獄刑錢穀乎。以此詰平。知其無以藉口矣。二云。周亞夫鞅鞅非少主臣。此是亞夫強項氣習。細柳之屯。去中都不遠。閉營門以拒天子。謂之警不虞則可。而尊君之禮則未至也。景帝忌刻。宜其不能容。孔子論爲臣。則曰。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亞夫不學。毋怪乎恭敬之事未之有聞。曾就閑錄。

嘉定十三年四月。出帥成都。是時二虜交攻。往來寇蜀。益都謀帥難其人。故有是命。公奏。天下之事。須要中外相應。大小相維。而後有濟。蓋中外當如一家。貧富休戚。實同其責。而勢不可不相屬。大小當如一體。疾痛痒疴。皆切於身。而情不可不相孚。臣螻蟻無援。孤立萬里外。設或中外勢不相屬。大小情不相孚。以致誤事。一身獲戾何足深計。而事體關係利害匪輕。內引復奏。實邊而後可以安邊。富國而後可以強國。竊聞軍興以來。帑庾告竭。設若有警。搏手無策。而後有請于朝。恐無及矣。臣區區此行。職所當爲。義有可爲。誓當糜捐以圖報稱。不敢爲身計。至於廣科撥以寬民力。厚儲積以壯邊聲。陛下當爲蜀計。上嘉納之。奏藁。

十四年十一月。宣撫使安公丙薨。宣司奉印來歸。軍民屬望公權宣納之。以安反側。亟聞于朝。繼得旨。權宣撫職事。十二月。除四川路安撫制置使。先是有日者在大慈寺見公。語幕客平齋洪公曰。帥嶺南古佛。西蜀福星也。至節前後當度劍。時宣閫猶無恙。已而如其言。

公嘗題劒閣云。萬里雲間戍。立馬劒門關。亂山極目無際。直北是長安。人苦百年塗炭。鬼哭三邊鋒鏑。天道久應還。手寫留屯奏。烱烱寸心丹。對青燈搔白髮。漏聲殘。老來勳業未就。妨卻一身閑。梅嶺綠陰青子。蒲澗清泉白石。怪我舊盟寒。烽火平安夜。歸夢到家山。

公每謂士大夫處同僚。常因小憤。而誤國家大事。由不能勝己私。治客氣。故帥淮時。嘗奏名位相統屬。而勢不合。文移相關白。而情不通。聲色笑貌相周旋。而意不叶。事鮮有濟。及之蜀。亦以內外一家大小一體

爲對。

公任蜀關。適邊戍久不解甲。總計告乏秋糴。是時主計者茫然。公卽下成都府。撥三十萬錢引爲倡。仍牒茶馬司。撥三十萬。三路漕司。各撥二十萬。潼川、遂寧、漢州、各撥一十萬。接濟總所急缺。乘時糴買。以備來歲支遣。且申朝廷。將上項錢理作科降。自昔用蜀。每病運漕之難。蓋蜀地僻遠。灘流險絕。每一綱運動歷半期。且有沈折之患。成都苗頭歲十五萬石。舊及十萬。卽折輸以實私囊。鮮有爲公家計者。公自庶長多到官。留意軍儲。並收正色。二三年間。所積頓厚。壬午秋。省倉見管二十九萬餘石。歲支有餘。遂撥十萬石。優立賞格。選官津運至利河魚關等處安頓。以充朝廷椿積之數。通計舊糴三十餘萬石。專備經常外不測支用。家集。

公身潛幽而心王室。務薦賢以報國。在蜀。擢拔尤多。若游似、洪咨夔、魏了翁、李庭芝、家大酉、陳韓、劉克莊、李鼎、程公許、黎伯登、李性傳、王辰應、王渙、魏文翁、高稼、丁焴、家抑、張稗、度正、王子申、程德隆、郭正孫、蘇植、黃申、高泰叔、李鍚、各以道德文學功名表表于世。隆州進士李心傳累舉不第。以文行聞于國。諸經皆有論著。尤精史學。嘗著高宗繫年錄。號詳洽。國史院取其書備檢討。又纂集隆興乾道淳熙典章及著泰定錄等書。以白衣召入史館。亦公特薦。家集。

公在蜀省費薄斂。公私裕如。將去舉羨餘三十萬緡。歸之有司。以佐邊用。一無私焉。代者輒乾沒。虜攻三關。調度無以繼。仕於蜀者。鮮不爲奇玉美錦所動。公至官。爭以爲饋。悉卻之。去之日。至蜀口四路制領舉

所嘗卻者以獻。有加焉。俗謂之大送。公卻愈力。

公至成都時。安公丙以執政任宣閫。夏人書來約夾攻。公聞之。亟致書安公曰。自金虜棄燕山東兩河。勢如破竹。滅亡可待。異時震鄰之患。大有可憂。金人不顧死亡。南窺淮漢。宜及此時招納豪傑。選將練兵。脩固堡障。以待。蜀連年被兵。士氣未振。豈宜輕舉。彼區區西夏。衰微益甚。何足爲吾之掎角。萬一失利。虧損國威。公必悔之。其年。師出攻秦鞏二州。不克。夏人先退。大將王仕信以逗撓伏誅。果如公言。安公深相敬服。又關外四州。蜀之扞蔽。中興二吳。百戰死守。和尚原仙人大散關之地。公權宣撫兼制置。申明賞罰。措置有方。首擊尾應。敵不敢犯。及丐閑。史相以其黨鄭損代。至議棄四州地。於是劒門之險。與虜共矣。累朝所有激賞庫金。席卷以遺權貴。鄭雖以此得罪。國家首蜀尾淮。上流失勢。漸不可支。蜀士夫流離出峽。（盧陵楊汪中錄公遺事。）之必流涕。或云禁中時時撫髀興嘆。其後命余玠經復。迄無成功。惜哉。

理宗登極。以湖南帥召。不起。繼召以江西帥。又不起。端平初。又除吏部尚書。亦不起。力請休致。乙未二月。（乙未二月。）循梅戍軍曾忠等回。由惠城倡亂。徑擣廣州。主將熊喬脫歸告變。庾使黃崴等。以一郡生靈。係命於公。請登陴撫諭。公爲惻然。亟偕往。詰其故。叛卒一見。羅拜城下。以賊平久不得撤戍爲對。公遂召祕著李公昂英。節推楊公汪中。縋城諭賊。曉以逆順。許之自新。賊始引去。公授諸牽。嚴爲備禦。檄摧鋒統制毗富道。會諸戍將追擊之。（家集。）

叛卒初抵城。薄北門。摧鋒本寨纔一壁隔。人心憂危。懼生內變。公與庾使黃公議。開府庫。大犒諸軍。令熊

喬回本寨鎮壓。密護北門。區處有方。關防甚備。時軍氣頗驕。大肆剽掠。擇其尤無良者誅之。於是帖息。民特亡恐。家集。

變聞于朝。三月。除公廣帥。始賊自廣遁去。趨肇慶郡境。招納亡命。從者響應。勢燄益張。入據府城。官軍進擊。賊棄城潛遁去。盤礴四會懷集間。郡邑洶洶。公不敢辭。即家治事。家集。

賊自懷集。迤邐入封州境。山徑險峻。不可追擊。公亟與憲使彭公鉉。遣將調兵。四面圍襲。氣勢翕合。賊屢戰北。窮蹙來歸。公以徒分隸諸軍。悉殲之。家集。

寇平。即力辭閫事。所得廣帥月廩錢一萬一千餘緡。米二千八百餘石。悉歸于官。一無所受。家集。

端平二年閏七月。拜參知政事。五辭。凡七辭。曰。臣之事君。死生唯命。此古今不易之大義也。避事者或偸惰以自便。沽名者或矯激以爲高。方命之誅。皆所不貸。至如年齡已邁。疾疢已深。任重力綿。不容勉強。則情可憫。罪可寬也。伏念臣忠悃一心。拳拳體國。頃年筋力未衰。東淮西蜀。萬里奔馳。才雖不逮。而力可往。未始辭難。至於爲力既窮。不堪鞭策。雖長沙南昌。分閫之寄。相去非遙。亦不能往。跧伏里居。十有二年矣。陛下垂憐舊物。未忍棄捐。擢之政途。急於圖任。何物衰遲。誤蒙簡知如此。趣行有命。但切震驚。實是氣體支離。不能拜跪。何以趨進班行。久病喪心。施爲顛倒。何以應酬事機。況駸駸八十歲之陳人。爲迢迢數千里之遠役。能免顛仆於道路乎。茲累疏連章之有請。而眞情實意之未孚。目斷天高。辭窮莫措。惟俛首窮閭。凜凜俟譴而已。夫以一介螻蟻之微。敢於屢犯雷霆之威。豈得已哉。伏望聖慈念臣衰殘。俾遂乞骸之願。

以保全其末路。則洪造曲成之恩大矣。端平三年十一月，拜右相。與左相李宗勉並命。喬行簡爲平章。三奉詔書。四承御劄。中使關彬鄒成王淵銜命趣行。往復再三。宣賜路費金三百兩。曲示優崇延竚之意。復命廣帥彭公鈜以禮勸勉就道。又以郡人李公昴英嘗從公游。掇自班行。畀之便郡。專往諭志。公控辭至十三疏。竟不爲動。（家集。）

上既知公必不可強。乃下御劄乞言。公疏數千言。大略曰。國家聖聖相承。惟用人聽言爲立國之本。自任則用人不廣。自是則聽言不專。而用人聽言之本。又皆歸之清心寡欲。其論用人。則以德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以眞德秀、洪咨夔、魏了翁薦。其論聽言。則乞以和議之實意。備邊之大略。衆議、而公行之。毋事獨斷。又謂內臣不可令採訪外事。及問羣臣能否。以開干預之門。（奏藁。）

公自謝事還里。所得祠祿衣賜。悉辭不受。客有問者。公答曰。仕而食祿。猶懼素餐。今既佚我以老。而貪君之賜。可乎。聞者嘆服。

公自中年喪偶。不再娶。官至貴顯。不蓄聲妓。買宅一區。未嘗增飾。園池臺榭。亦未嘗增置。產業便坐左右圖書無玩好。書室所豢白宮雞一雙而已。其恬淡無欲。蓋由天性非矯也。

公嘗刪改處士劉皐語。命其客吳中。隸書爲座右銘云。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時臨江蕭大山剏客門下。八分書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以爲對。公喜之。（嘗就閑錄。）

宰臣恩例不妄予人。其姊嘗爲外甥求之。公曰。官之賢否係民休戚。非可私相爲賜。竟靳不予。

家法清嚴。親故倚勢妄作。必見斥絕。終身不齒。鄉閭德之。官祕監時。嘗遺其弟書曰。須是閉門守常。不得干預外事。昨來面對。拳拳愛君憂國之誠。只得直言時事。廟堂大不樂。後來又因南淮分置制帥。復入文字力爭以爲非便。相忤益深。大抵官職易得。名節難全。及茲末路。政要結果分明。有如翱翔逵棘道山之上。平生悲寂所不到，尙復何求。若得脫去。徜徉歸隱。以終天年。此莫大之幸。屢次丐祠。尙未得請。續有譴責。不追恤也。眞老近來習字何如。且要養他氣質。使一言一動不得輕妄。仍不得以姑息待之。公喜獎拔後進。然愛人以德。不可干以私。鄉邑呂公仁孫初第之官。求先容。公正色曰。入官之始。當以職業自見。不患人不己知。後聞其居官清謹。密薦之當路。陞狀及格。莫知從來。文漢先生擢魁甲馳喜謝。公答曰。士以得時而爲難。名者造物之所惜。山川清淑之氣。蘊蓄幾百年。鍾此間出之奇。況年不可及。自宰其壽。卽其中之所存。自此而充之。遠到未易量也。比聞春風得意之初。聲光不露。盛名之下。謙以將之。夫所養厚。則所受必大。區區贊喜。正爲是也。初簉不必擇官擇地。榮進素定。茲爲發軔之初。

公之子字叔似。性寬厚。納婦。有苗田六百石。爲資。公命歸之。垂歿。戒用緇黃。子姪俱戒無出仕。識慮高遠。非世俗所及。

崔清獻公言行錄卷三

嘉熙三年己亥仲冬以疾薨遺表言事有萬變而隱乎微人唯一心而攻者衆出而大小忠良之臣箴規之日少入而左右佞倖之徒承順之時多倘戒謹之志稍衰則清明之躬易怠蓋天下以身而爲本惟聖人以禮而自防毋不敬則內敬常存思無邪則外邪難入大書特書用以自警安行勉行久而有功事天則求其對越無愧之心報親則思其付托不輕之意登延碩彥以輔成王德惠養黎元以培固邦基經筵不徒親攷歷代興衰之故而爲之監戒言路不徒廣求庶政缺失之因而急於變更責已可以弭天災正家可以厚風俗握君子小人消長之機而辨之在早審中國外夷盛衰之勢而防於未然宗廟齋莊之時洋乎如鬼神之在其上宮庭燕款之際肅然如師傅之在其傍故凡興居食息之間無非恐懼修省之地此則檢身之要者在乎恪意以行之上以綿萬年基業之傳下以均四海生靈之福

公榜燕居以菊坡題曰韓魏公云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余嘉宅幸已建制閫於益昌愛公開花晚節之句築菊坡以自適今告老歸里復以名其居後文溪李公侍講經筵理宗思公風節嘉嘆久之大書菊坡二字賜其家公自簒仕如素宦卷舒無可議謹難進易退之禮則舍內除而貳遠郡舍禮書而返故廬盡急病攘夷之義則棄祕省而赴闕參棄政府而就鄉部明惡盈好謙之理則掉頭制閫不待躡足之疑閉目相印不至墜淵之辱故能四十七年未嘗一玷彈墨晚節尤光明俊偉隨如先生劉公鎮挽之曰始終無

玷缺出處最光明

張忠定公再治蜀去之後十年蜀人思之繪像祠于成都三井觀仙遊閣又四十九年而趙清獻公亦再治蜀人思之如忠定清獻沒百三十有六年待制崔公始來郡寓文節公劉光祖謂公勁峻似忠定廉約似清獻立朝議論愛君子惡小人又與昔賢同宜以配之乃圖趙崔二公並祠焉各爲之讚曰今代崔公二老奇拔立朝抗論謇謇諤諤天產遐遠扶世卑弱蜀力憊甚忍復殘割公來護之赤子是活宜以公像寘仙遊閣（成都三賢閣記）

公第在廣城墓在增邑西五十里從考妣也故文溪挽公詩曰死孝傍先君州縣舊有祠堂每歲長官率僚屬遇次丁致祭後陳公龍復宰增邑謂張文獻公唐相也曲江至今歲有墓祭邑不可缺典乃專介往會祭儀定以每歲菊節縣率僚屬祭墓下以公愛菊也仍撥田隸菊坡舊居瓶堂長奉祠二職掌之歲收墓祭費

右崔清獻公言行錄三卷。宋增城李肖龍叔膺撰。按先生事蹟。具見各通志。增城縣志。著有易傳五教編。見聞錄等書。今不存。廣州人物傳稱其暇日輯崔清獻言行錄以傳。論者韙之。然第三卷僅三條。殆不無闕佚歟。清獻五世孫子瑤彙刻於全錄中。今亦錄出而重刊之。使欲知清獻事迹者。有所考焉。先生復有清獻文集跋一首。見全錄中。謂偶游寶邑。訪求殘編。僅得一二。裒集詮次。印正於梅先生李處士。乃壽諸梓。則清獻集亦先生所輯矣。全錄載是書。有明黎貞劉履余鼎序各一首。甘鏞林鉞跋各一首。頗嫌冗長。概從刪薙。惟宋端儀序一首。獨窺見隱微。陳遇夫正學續傳論亦極稱之。謹節錄焉。其略曰。宋人立國繼統。正傳受明。奈黯后權臣相倚爲姦利。子竑廢而理宗立。旋又擠竑於死地。三綱淪。人紀壞。國之所仗以爲精神氣脈者。斲喪無遺。大賢君子確知其不可。思欲求無怍於心。以扶植乎人紀。南康李公燔。莆陽陳公宓。南海崔公與之。沒齒不輕拜理宗除命。其意固有所主。然李公曾露諸言論。人得而知。陳崔二公。則未嘗片言以著形迹。是以淹淹三百餘年。其事猶弗彰。予初讀宋史陳公傳。揆公所以不起。意實有在。來南乃得崔公言行錄觀之。召帥湖南帥江西不起。再除吏部尚書又不起。值摧鋒軍士作亂。不忍鄉郡荼毒。黽勉一出。既平賊。遂謝闔寄。已而除參降麻。前後辭免至十三疏。此公微意之所寓也。豈有倫紀晦蝕之人。而可與共成大業者哉。按史。理宗初立。有鄧若水者。欲上書賜帝誅權臣。讓國於近屬之賢者。使其策得行。公豈不樹功命於晚節邪。惟其心有不安。故出處之際。確乎有定力而不可移焉。評公者或謂其高節。或謂其雅量。或謂其知幾。皆淺乎哉。知公也。端儀莆陽人。明宏治中廣東按察司提學僉事。道光戊

申花朝令節．後學伍崇曜謹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韓忠獻公遺事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龍旭光章德宣）